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二十六

鈕

琇字書城號玉樵江蘇吳江人康熙壬子拔貢官陝西蒲城縣知縣有臨野堂集

黃圭庵詩文集序

耀州太元洞碑記

徐伯貞先生傳

張

貞字起元號杞園山東安邱人康熙壬子拔貢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未試官翰林院孔目有渠亭潛州娛老諸集

學文堂文集序

青州太守張公救苗定變志

虎邱二姜先生祠記

夜泛蓮子湖記

馬孝子傳

馬烈婦傳

書兩節女事

安遠縣知縣于公墓誌銘

九

八

八

七

七

六

四

四

二

一

一

山西平順縣知縣吳公墓表

十一

朱鴻瞻

字表民號點齋浙江瑞安人官訓導有竹園類輯

平寇議

十三

鄱陽之役

十四

甌江葉鄒合傳

十五

陳聖可先生墓誌銘

十五

韓

字元少號墓廬江蘇長洲人康熙癸丑會元一甲一名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懿有懷堂集

清和論

十七

交際論

十七

名實論

十八

讀禮通考序

十八

涉園記

十九

工部尚書湯公睢州祠堂碑

十九

許秀才傳

二十

分巡淮徐道戴公墓誌銘

二十一

潛孝先生冒徵君墓誌銘

二十二

明守備王君墓表

二十四

徐開仕

字季重江蘇崑山人諸生

半繭園記

二十六

徐倬

字方虎號頻村浙江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官由編修至禮部侍郎有修吉堂集

南村詩集序

二十七

贈冒辟疆徵君序

二十七

蠡山記

二十九

陳忠毅公傳

三十

贈中憲大夫子申諡公墓誌銘

三十二

國朝文滙甲集卷二十六

黃主庵詩文集序

鈕琇

余之與吳愧庵先生遊也。生八年矣。輒嗜古。作茅焦張良諸論。間以呈愧庵。愧庵心善之。以詩贈。有曰。爾言竇激發。吾道本光明。又曰。何當來小友。塊壘覺消平。愧庵固余師事者。不自嚴而友余。余敢友愧庵哉。曠後從南邨夫子。受論語尚書及制義。夫子於愧庵為孝父。故得時時過從愧庵。愧庵又心喜之。以為受吾叔業之愈。吾業也。今夫子往矣。愧庵又被難。其妻子流離冀北。老母年且七十餘。髮垂垂白。覆雙耳。倚徙蓬蓽間。天涯目斷。旅襯浪泊。而閨中婦殉義國門外。幼孫被羈縲。走遼海數千里。旦夕之膳。待命閭里。嗚呼悲矣。夫以愧庵之孝於親。持七尺耒。耕南山之田。收數斗粟。易於市得甘脆。令妻子肅盤飧而進之。豈宜有是耶。愧庵之所以厄於人者。余知之矣。以其好行仁義。而自力于古也。好行仁義。則所履正。所履正。則不毀其志。以從于和。自力于古。則出入于往昔聖賢之言。而以發其感憤無聊之意。憫時嫉俗。往往有之。噫。此固愧庵之所以禽于天者。而豈人之所欲者乎。龍門奇士也。而服賤刑。孟堅碩儒也。而桎梏以死。機雲二俊也。而駢首戮之。數子者。當其閉門拒跡。立說著書。思有所自見於世。非為夫傷膚髮斷肢體之謀也。而禍旋及之。後之好仁義而自力

于古者思矣。雖然。豈愧庵之心哉。富貴止于其身。年壽有時而盡。未若好仁義而力古者之無窮。則人之所以厄愧庵。而即天之所以厚愧庵也。主庵黃子為門下高弟。其所為詩古文詞。皆淵源于愧庵。不負所學。愧庵有傳人矣。癸卯孟冬。過畢子宿宮齋。出黃子集讀之。並讀愧庵之序。是集者。時坐小樓。夜將午。風雨颼沓。從西窗來。孤燈熒熒。泫然想見其為人。因念人之欲全身保妻子。棄仁義而自絕於天者。鮮不以愧庵為口實。求如吾黃子主庵之以仁義自信。而不惑于人也。烏可得哉。

耀州太元洞碑記

西安之州六。而商與耀。余皆遊其地。而皆於秋。商之山。綿亘二百餘里。蒼峰對峙。中通方尺之徑。下臨陡澗。潺潺水聲。出從亂沙叢樹。終日不絕。然欲於此置臺榭。集賓友。則固不可。耀之山。高遜於商。縉曲深秀。其水平行靡迤。與山相稱。去州城三里許。為太元洞。相傳孫真人思邈羽化處。前有肖像之廟。依廟南向為樓者二。西向為軒者一。雲岡煙嶺。近若几案。危石怪松。環左右而列侍。太守李君穆庵。顧而樂焉。治政之暇。輒肩輿從二三僚佐。鼓琴賦詩其上。或飲酒張樂。薄暮乃返。四方之客。至亦如之。蓋一州之勝。於是為太守有矣。余觀今之司牧者。執手版。謁上官。蒲伏階下。屏息不敢仰視。候有指諭。則亟唯而退。還向椎髻之民。課理租賦。質斷訟獄。日皇皇簿牒。

間問其境內某邱某壑與古人遺跡可觀覽者非謝不知則惓然思睡已嗟乎彼誠有所不暇也昔歐陽公不當尹滁乎作醉翁亭于滁之山酌泉烹茗錯以觥籌燕酣之樂非其所諱及一旦登朝鴻詞駿業有以振絕學濟當代而醉翁之名益彰夫歐陽公於滁豈無租賦訟獄之事日至於前如今之司牧哉乃一不介其意而暇為此者才餘於地也穆庵濯耀三載戢暴弛征民以大和由洞而東行數十武為昇仙橋將於橋之側更構一亭以窮其勝穆庵不必跡歐陽公之所為而能萃一州之勝於懷以自樂其樂州之人及所同好當亦無不樂太守之樂如醉翁之在滁也非善用其暇者歟山絡繹相屬而不甚峻俗名之以形為五臺穆庵因其林巒迴複舊有仙隱之居今我又吏隱於此名之以意改曰樂阿遊而觴於樂阿者公子張少文景蔚遷客張采舒暈太守李君穆庵與余也時采舒偶以事不與會然性嗜山水又客耀久故及之

徐伯貞先生傳

余幼與蓼庵徐君同試於有司髮纔上總衣短衣手絡筆硯果餌從老蒼頭負以入府並几而坐余於題義茫無所窺而蓼庵跂足據几上振毫疾書袞袞不少休余甚羨蓼庵之敏且心折之午後偕出府門以告余先君先君曰此汝姑之姪也遂攜余

訪於吳市旅舍。因始識其尊人伯貞先生。嗣後里有晚香之集。蓼庵數過余。余亦數過蓼庵。先生必補衣冠出迎。貌醇而莊。言語訥訥焉。若不出諸口者。是時蓼庵年加長。而文益加進。與余方在弱冠。距今四十餘載。兩嚴君棄世日久。蓼庵以進士謁選。余亦就補銓曹。相遇於京師。而余老矣。蓼庵頭且斑白。促坐道前。事皆愜然。有逮存之感。而蓼庵之背其尊人。又先於余。余固知蓼庵有深痛也。出行述見示。乃為之傳曰。先生諱鍾彥。字伯貞。其先世為浙中望族。元末由海鹽鳳山遷居吳江。自樂農公五傳為益宇公。博學有至行。四方之士遠從受業。咸稱小聖人。生子三。長即先生也。先生生而謹厚誠懇。尤篤於孝友。益宇公平居雅肅。起坐有常。先生承其家學。凡有事必諮而後行。日侍講誦。屏息乃入。不命之退不敢退。少有羸疾。讀書甚苦。泣寒之夜。絮擁其體。夏則張衾蔽風。篝燈吟唔。達旦不輟。行文以明理為宗。無浮詭習。明天啓丁卯歲。兩浙焚學使。有藻鑑名。先生就試烏程。已授卷。復請試論表。樊公歎曰。績學士也。辯議博即為論。對屬工。即為表。美求益乎。遂拔置弟子員。當有明之季。杜事繁興。一時知名士爭以文譽相高。其望影附聲者。往往緣以獲雋。先生自受知樊公。愈肆力於先正大家。同里陳器之。包驚幾沈聲遠。諸名俊。日夕切劘。然退則支戶習靜。心厭角逐。以是先生之學獨邃。而數奇弗遇。亦由於此。崇禎庚辰歲大饑。先生現

耕之蓄稍贏。有無賴族子率羣不逞者。持白梃噪於門。先生立出。數賤之。次冬歲終。又復然。先生婉諭不能止。乃理於官。執以小輯。壬午六月。益宇公歿。苦塊之哀。幾至形毀。破產營葬。身專其事。所遺業悉畀仲季兩弟。別構草堂於荻塘之北。歲時奠祭。徒步携酒饌至。靈所流涕徘徊。輒終日不忍去。越三載。里盜遽起。前族子為其魁。銜夙怨。縱火焚廬。將劫荻塘舊業。先生倉皇奉母避地潯川。乃免。

皇朝順治丙戌。李弟穉昭卒。無子。禮宜以裴庵嗣。先生承母孺人意。嗣以仲祥之子。田產悉歸仲。勿問已丑。母孺人盛氏歿。哀禮備至。一如喪益宇公時。先生素貧。又落拓不治生產。惟歲節硯田所入。以存其家。數年之間。穀散於荒。室燬於火。復有父母昆弟之喪。干戈風鶴之警。流離播遷。日無甯居。雖強幹有氣力者。多屈抑弗克自振。而先生讓居讓產。甘處窮悴。卒能脫身鋒刃。辛苦經營。於人生大故。無纖毫之憾。嗚呼。斯可謂篤行君子矣。先生為有明諸生。鼎革後。遂屏棄制舉業。方袍幅巾。終其身。元配周氏。繼張氏。裴庵名元灝。字武恭。張出也。辛卯。張孺人歿。家日以困。然心器裴庵。謂異時必大吾門。謀之尤麗。辛丑。裴庵小試失利。先生忽忽不樂。指河洛數。謂裴庵曰。我大衆為坤之六四。行年為无妄之初九。其括囊而往乎。惜我不及見汝之成也。卒於荻塘故居。年僅六十有一。今。

上之三十六載。丁丑。蓼庵筮仕。得陝西澄城令。時有卮魯持之。搃先生以馳恩宜膺贈典。人以為先生素精於易。故具前知之神如此云。

學文堂文集序

張貞

古人以水喻文。有旨哉。蘇明允讀易至渙。以風行水上為天下之至文。張燕公謂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皇甫持正謂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千里。一道衝厓。激浪翰流。不滯。子朱子稱其先公之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而奔騰鬱沓。頃刻萬變。蘇端明自評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前修之論文。與自評其文。皆於水乎寄意焉。然後知文之為物。非水不足以喻之也。抑知水之為物。亦不一乎。夏秋積陰。水暴雨澍。有時彌原淹野。而消息盈虛。曾不終日。此陂淀之水。乍漲乍減者也。幽溪小渚。推水滢流。深不減頂。淺僅沒靺。澹澹溶溶。沙紋隱現。此灘瀨之水。易見底裡者也。飛瀑布巖。山泉爭赴。勢雄力猛。陵谷失形。險過怒息。莫知來去。此豁礪之水。一瀉無餘者也。至如河江。驚波沛厲。洪湍澎湃。逆走而橫擊。奔盪而淼漫。蛟魚百怪。出沒變幻。而不可測其源。一出崑崙虛。一出旄牛微外。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非夫有本而益之者眾耶。文章一道。代不乏人。然才之下者。如波淀。中者。如灘瀨。上者。如豁礪。止耳。若夫如江如河之才。求之吾世。陳叔峯先生足當之矣。叔峯少登上第。甫得一官。即取急歸里。於所居學圃。別築一堂。字曰學文。出先世藏書。縱讀之。至忘昏曉。久之。學亦不厭。文亦益妙。於理

無所不窮於體無所不備其卷帙之繁盈箱溢牀。今日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者也。已卯秋日余訪君於家既接歡然恨相知晚旋出全集請序卷首余讀之懽懽浩翰既末由滯其淵源復無以晰其流派惟有望洋而歎耳既買舟北歸浮江絕河目之所逮有會於心遂取以為喻。

青州太守張公救苗定變志

青州海岱奧區典斯郡者代多名賢而莫盛於宋韓范富歐陽當時所謂人傑也青州得其三范之功業歐之文章彪蔚一世然皆在太平無事之時齋莊閑靜坐鎮有餘矣富文忠公守青之日適當歲祲活饑民四十餘萬每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至今稱賢太守以德以功遂無有出富公右者越數百年而得我張公咸陽世胄賦性儼儼自為諸生已有以天下為己任之概及荷

聖恩簡畀專城值國運熙洽風俗淳龐之日因循既久百務待人公至而州邑長吏皆為動色申明約束觀聽維新政事旁午迎刃而解凡所按駭使人神悚氣懾而一切持之以公心應之以虛己乃善善之意尤自悠然其長固已士歌於庠農安於野矣無何而淫潦決歲平地皆成陂脫癸甲之間又復大曠彌望赤地斗粟千錢民掘草根剗木皮雖糠粃取之餓殍狼籍骨肉相食說者謂為數百年未有之奇災公

蒿目時艱如痛在己咨詢疾苦遍歷窮鄉采其形狀達諸撫軍披陳剴切無異監門之圖秦庭之哭撫軍即據公移繕疏入告今日之民隱洞見天澤旁流元元本實公之有以啓之也當公之告苗而得請也荒政悉以為已任講求利病絲理髮櫛不爽累黍視十四國之遺黎有如赤子念望救之急者蒙陰沂水為最待穀集而後發其不轉於溝壑者幾希矣芑庾儲粟近在鄰封欲借作賑芑人難之公開陳反覆許以刻期補還公忠信之德久洽於民故咸樂從遂取七千石一日而徧四郊窮簷蔀屋始慶更生間關轉運皆單騎往促晨發宵征衝冒霜雨弗卹也倉廩甫完而安邱之事起饑民相對資身無策始以貸粟為名浸假漸成剽畧屯結倡和實繁有徒公聞而憂之文書屢下詰誡諄諄稍知歛迹終未革心公曰此非口舌之所能爭也會須一面諭之於是部署役夫屏當車馬星言夙駕矣時則傳聞異辭一日數驚家人僮屬莫不惶懾且止之曰奈何以不啻之軀輕入危邦公毅然曰士人以身許國死生禍福已擲度外畏首畏尾事何能濟絕裾而行不持戈戟不設兵衛按轡至境雙旌五馬約畧如常日及抵行衙以奪攘來告者纍纍絳標寸紙捕而訊之情重者三人斃杖下次者五人囊三木以徇餘悉縱舍不問復呼父老子弟告之曰苗沴流行出自意外

國朝文匯

卷二十六

五

國學扶輪社印

天子之恩浩蕩靡涯痛我民之失所也蠲免新舊賦稅七百萬有奇發庫帑帑無虛日又恐地濶難周遣官四百餘員分地養民起骨加肉從來未有草野蠢動欲為亂階是負

聖恩也不知

聖恩不忍負亦不敢負幸變不成倘成一鎮之兵辦之有餘朝發夕至汝輩族矣雖族猶被惡名蓋一熟思之眾股栗不能奮轉相告語且感且泣曰張公活我為亂者解散懼亂者帖枕矣時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也使當日者需不先發怯不早斷傳呼響應滔天燎原其道廟堂之憂不知何如也乃公不動聲色不事張皇談笑定之二東以甯非平日德足鎮其搖撼誠足收其心脅威足聳其志氣烏能游刃有餘如此哉此公禦變之才也若其平居優優敷政念士子失教則新學宮為弦誦之地官署就圯則葺廨宇為聽政之所浚范泉以存文正之舊蹟修松林書院以挹十二賢之高風造蒼庾以儲儲米粟則牢饒宏堅為一首冠入官以來百廢具舉此其大者也憶公始至日不暇給逾歲之後庭空若洗簾閣綈几攤書臨帖時作吳歌聲出垣外明命輟輿過佛廬與白髮老僧茶話而已然後知公之才非一郡之所能盡也在昔汲長孺用發河內倉見甯人主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

口。龔少卿解散劫海盜賊。文蜀郡好教化。修起學宮。成都市中。此古循吏之規。不難兼而有之。迺欲取其救舊定變者。與宮文忠公繫長比。大猶淺之乎。測公矣。咸定。青之諸生吏民。欲刻文於石。以示久遠。屬筆於貞。貞安邛人也。知其事為詳。故不辭而志之。如右。公諱連登。字瀛洲。陝西咸陽人。

虎邱二姜先生祠記

虎邱二姜先生祠者。祀前明忠節名臣。禮科給事中如農先生。及其弟行人司行人如須先生也。如農先生。給事黃門。在愍帝末造時。天下大亂。國事已不可為。大臣猶結黨營私。唯以貨賄為事。首輔尤甚。先生特疏糾之。首輔陰激上怒。下詔獄。五毒備極。將令庾死獄中。舉朝力爭。懂而不死。廷杖一百。謫戍宣州衛。去京師不四十日。明社屋矣。先生以舊君未嘗賜環。不肯歸故鄉。轉徙流離。變易姓名。稱宣州老兵。又以宣州有敬亭山。稱敬亭山人。竟卒於吳。如須先生。入行人司署。見題名碑。載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公大中名。先生上言。大中忠節。褒卹之臣。不可與奸逆同列。請鏹除崔阮名。上從之。及其兄下詔獄。先生晝夜號呼。奔走營救。得不死。國變後。流寓天台。號佇石山人。莫年與兄共隱鹿州鶴市之間。論文講學。以仁義忠信為旨。三吳後學。翕然從風。四方咸想望其儀表。兩先生沒。一時人士。請祀學宮。祀書院者。無虛歲。官其

國朝文匯

卷二十六

六

國學扶輪社印

地者。高兩先生之節。皆從其請。吳人又以虎叩天下具瞻。而兩先生之德。實足以配之。康熙甲子。復合辭請於所司。築祠鶴澗上祀之。升主之日。黃髮垂髫。拈瓣香。拜祠下者。以萬計。余適游吳。親炙其盛。如農先生仲子實節。屬記其事。余嘗曠觀古今。取君子與小人較其勝負。則小人常見其榮盛。君子常見其困絀。及取君子與小人論是非。則一日之權力。終不能掩千古之惡名。推剝於一時者。未嘗不顯揚於萬世。蓋時當晦昧。雖聖賢不能自伸其道。迨年運而往。事久論定。九首百足之徒。既化為飛塵餘燼。而君子之道。乃常伸於天下。若二姜先生之事。可見矣。先生兄弟。以道事君。侃侃自持。披天子之鱗。撻小人之怒。謗議喧然。相與出力。必擠之死。榜掠楚毒。血肉狼籍。屏棄放流。必不使其少安於朝廷。彼小人者。志滿意得。以為攻穴莖薶已足。抑而沒之矣。孰知曾不數年。障日熏天。驕蹇朝右者。朽腐敗壞。子孫聞其名。猶將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而當日之坎珂跋扈。幾填牢戶者。後之士君子。相與喜聞其名。樂道其事。慨慕其風迹。又為之修葺祠屋。仰薦椒桂。庶幾先生之靈爽來臨。而慰其高山仰止之思也。以此方彼。果孰為得哉。余考茲山兄弟同祀者。在晉為王司徒珣。司空琰。彼以舍宅而祀。毋論已。唯宋二程先生。與明二姜先生。理學氣節。岐然兩相望焉。豈不偉歟。二先生之族出諱字。學問行治。及夫祠廟之規撫形勝。當世能言之士。紀

載已詳。故獨取吳人之所以祀二先生與二先生之所以可祀者著之而已。

夜泛蓮子湖記

吾鄉山水濟南爲最勝。七十二泉皆散匯於北城。爲蓮子湖。滄蕩空明。瀾漫數千頃。南山迴環斷續。與城內之漁莊蟹舍。遙相掩映。無異畫圖。此昔人所以有濟南山水天下無之語也。余當壯盛。槐黃席帽。從事會城。必偕朋友流連湖上。文酒歡集。一時名勝士。後先不啻數十人。年運而往。知交零落。余亦日就衰索。削迹名場。遊興奇減。不至濟南者幾十五年。康熙庚辰。有事北上。取道其間。自傷孤另。頓覺湖山慘澹矣。解后得朱君子青。遂托末契。交情綢洽。不殊前日之諸君子也。相邀月夕。重尋舊迹。於天心水面亭登舟。再過歷下亭。放舟煙水。皓魄澄波。見沈雁宿。聲韻四絕。獨健魚往往觸響船頭而已。予青所載酒。特芳冽。坐客皆醉。余雖不能飲。亦嚮進兩蕉葉。不覺醺然。清歌忽自坐中起。音韻縹緲。聲繞菱蘆。令人神骨俱爽。至北極臺。夜漏乙丙。廟扉盡闔。道士已入華胥。因不復叩門。裴回月下久之。更登舟縱談。闌然而笑。水鳥驚起。羣犬齊吠。若豹沿水門。遵東渚而歸。不能成寐。言念初遊。忽忽餘四十年。且此四十年中。荐歷幽愁。備遭哀酷。猶是往日酒痕墨漬之地。浩然俛仰。已非故吾。胸懷耿耿。何能下臆耶。故泚筆作記。以誌今昔之感云。同泛者。爲鍾聖輿。吳本欣。朱子青。

杜西山谷九畹胡宗燾余與兒子在戊凡八人時則四月十五日也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名純錫字錫嘏青之安邱人祖逢伯事後母以孝稱余別有傳父恒謙潛心理學從吾邑劉崑右先生得聞考亭正緒故篤修內行自悔父母沒時執喪有遺禮復疏食四年以補其闕孝子不唯沿襲家教且天性醇樸事父母終日侍側常依戀不忍離去至下氣怡色尤人所難能者甲戌母病日需糜粥奉湯液歷五月不少懈病既革聞病者重苦澁則瘞甘滑則劇即親嘗之知其滑謂無生理矣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及沒擗踊自擲殞絕而後蘇勺漿不入口者數日其於復甦撰綴歛殯奠祔悉遵朱子家禮葬前豫營庵廬於墓次比及行殯停匱其中掩衾之後告其父曰兒生餘三十年未嘗離吾母今吾母委體魄於無人之墟兒忍獨歸乎遂止居馬負土成墳旦暮上食飲伏地號哭聲徹四野聞者泣下余遂遊下歸亟往省之見其難斯徒跣貌戚意哀羸悴幾不可識殆毀而滅性矣周眎廬舍研少儲粟突煙不起一苦一塊外並無物具也時當寒冬陰風吹雪蕭颼有聲白楊松柏皆若相其悲哀者余歸而慘抑累日遂造馬孝子傳

為說者曰昔人論孝以割股廬墓為失中使如此而不得為孝之中則夫於親之死

尸骨未寒。葬尚淺土。即羣立旅行。飲酒食肉。而處於內者。乃足以為孝之中乎。余自東髮觀史冊。所傳古孝子之事。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四十年。竟不獲一遇。嗚呼。余豈意於吾身親見之也。且其父六吉。為余莫逆交。數共晨夕。每見諸郎周旋救慎。無子弟之過。以為家學所被。無足深異。不意其遂能為絕人之行若是也。因思世之如孝子者。不少其人。特以不獲目覩。故謂為希有。爾今幸見之矣。可不亟書其行。以為當世勸和。

馬烈婦傳

馬烈婦閩氏。青州安邱人。父曰敬賓。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長適同邑馬必泰子元成。既饋而公姑交賀。妯娌咸稱其賢。必泰四子皆分箸出。乃獨與元成居。實以新婦婉順。能承膝下歡也。歲甲子。元成忽遭瘵疾。烈婦憂之甚。晝夜視藥餌。罔怠。見其夫痰悶喉中。喀喀作聲。輒豫以手承之。疾可歲餘。咳唾未嘗至地。迨元成病革。損及食飲。烈婦如之。已而日僅進一粥。烈婦如之。屬纊之前。絕水漿者六日。烈婦亦如之。元成竟死。烈婦哭踊既絕。而蘇。雖不自言死。而形神慘憺。有求死之色。且元成當彌留時。自知不起。與諸親訣別。以好語相帶勉。款曲周至。人人異辭。其與烈婦最篤。顧獨無一言及烈婦。烈婦亦不刺促牀頭。乞請遺令。家眾已知其避人祕語。意必有在矣。

逆嚴視之更三日歸甯其母牛已先下世泣拜其父所言皆劬勞罔極語又拜其弟曰此後無復望我矣送往事居是誠在汝其勿僥健貽堂上人憂也即日歸家人知之防閑益密欲呼却嫗伴寢烈婦曰東家小姑可與共話何必攪老人夜眠邪其意蓋以少女易寢俟其睡去可得自裁耳姑覺竟以老嫗伴之又更八日其姑偶出為姻家送葬烈婦取粟令其娣礮之作糜復給其舅賣菜市中反關向嫗於別室乃繞出孝堂後由北扉入躡棺而上先以繩自結其頸後係棟間足甫離棺烈婦死矣死後家人入室見其灑掃几筵炷香於爐面樞而緇顏色如生真可謂之從容者矣烈婦十五歸元成二十七喪夫後其夫十二日死時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也張子曰烈婦居邑之東郭其地故有王烈婦曹李烈婦劉十八年間袂相屬也豈其遺烈所被遂成風俗歟聞之女德有成莫不藉師傅保姆之訓詩書國史之戒琬璫珎珎盟櫛纓璽之節乃彼三烈者王氏猶曰士族若李若馬皆生於閭閻識不由教志不由臆而慷慨就義矢死不回若此又聞閭女之死必奉方懼無以質其婦翁乃敬賓聞之不怒而喜曰吾有是女子乎門戶之光也居然詩書禮義之家矣噫詩書禮義之家果能盡如是乎哉

書兩節女事

余西走青州。道出棘林邨。多主鄉人趙香家。時香死久。肅客者僅其老妻穉子耳。余每至。見其行飯分茗。不唯諾而集。問之。則皆出次女觀之手。且言女未嫁。其夫從軍戍浙。戍闌。轉而之粵。東之滇南。音塵阻絕者數歲矣。母念女既歸妹。愆期夫之存亡。復傳聞異辭。遂以言動之。女信誓旦旦。東志不回。余歲一過之。或一歲數過。間詢女動定。其金石之志。十五年一日也。康熙丙寅。天下大定。其夫北歸。始得結褵。是時女年蓋已二十有九矣。余遊濟上。遇吳子長榮。又得聞張女之事。云張女者。高唐朱母劉孺人侍兒也。名有。鄒平農家子。其父以歲侵乏食。粥之孺人。時女纔十歲。性柔順。孺人絕愛憐之。及長。欲為議昏。女聞色變。詢之。掩淚以對曰。妾幼曾許字某氏。今改適。是渝前盟也。死不敢從。孺人嘉其節。亟貢原壻付之。及得其人。已有妻。子女繫繫矣。以語女。女曰。渠雖別娶。亦會須相從。不願更事他人也。婿以兩室非貧家所宜終。不官往。女子義彌堅。孺人益重之。撫若己女。服食居處。不令與儕輩偶。年三十以疾卒。康熙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也。說者謂劉孺人二十五歲而寡。閨內則嚴禮教。張女守貞。所得於熏習者為多。至趙氏則益却東鄙編戶之耻耳。非有見聞濡染之素。乃姻盟一定。常變不移。卒能主判璋合。二姓克諧。使其夫不歸。則亦終天窮塵。畢命盡氣矣。其得於天性者然歟。於乎。女子從夫。猶人臣之許君也。張女之矢死靡它。襲君

賓之卻聘也。趙氏之必繼舊好。蘇子卿之返國也。揆以春秋之法。鉤有不貳心之意焉。故泚筆記之。以愧夫世之為臣而不克終其節者。

安遠縣知縣于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哭其母楊太孺人以毀卒。卒時距聞訃僅六日也。其卒之又明年十一月朔日。葬於飲馬鎮之原。嗣子璣持公兄主政君之狀。越境來請。所以誌其壙者。余與主政以文字相知。情好甚篤。且其人純誠質厚。言足信重。所述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用是不敢辭。惟公諱作霖。字肖彤。別字濂濱。世居文登。始祖諱皋者。從昌邑。遂稱其邑人。厥後數傳。詳見世譜。至文學公諱淇。處士公諱丕順。贈文林郎安遠縣知縣公諱英。則公之三代也。楊太孺人孕公時。夢月墜於庭。寤生公。公生而警邁。甫弱冠。已與兄沛霖著聲膠庠間矣。甲午科試。沛霖名列前茅。應進食學官廩。為有力者所奪。沛霖負屈自理。而聲強當事者。恚甚。加榜焉。公屹然而入。為兄稱冤。並得大杖。其兄弟急難不避險難如此。公兄弟抱憤歸。閉室不出。出其揣摩之業。伏而讀之。是秋兄弟遂同舉於鄉。當時以為榮。丁酉其父贈公病。徹夜侍湯藥不懈。既沒。執喪能無違禮。庚戌公兄成進士去。公猶困鎖院。念母春秋高。思得一官以養。乃棄去公事業。隨例試吏部。得縣令。庚申謁選。

除知安遠縣。公逡巡不欲行。曰：「一去四千里，不遑將母。」吳官為楊太孺人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報。」

上恩無日矣。公不獲已，乃行。安遠古潯江地，鄰粵界閩，其俗剛悍，號難治。公至而之，剗剔蠹弊，根源窟穴，毫髮必盡。邑賦舊無定籍，皆計禾論田，胥吏數上下其手。人以益困。公勾稽會帳，書之版冊，凡輕重多寡，首尾鱗次，不復任胥吏。其弊遂蘇。時吳逆未平，王師入粵，道出安遠，舟車需人甚眾。公力請當事，其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至里社踐更，務使疏數得均，故輓運紛紜，民不告病。鄉飲酒禮最古，李世有司，率用市利居奇貨，所推擇賓介，至有懸梁仰藥，或脫身棄妻子逃遁以求免者。昏姻人倫之始，或流為戲婦惡俗。楚槌倒懸，抱朴所言，於今猶烈。公皆厲禁之，著為令。其他健闘終訟，溺女掠婦諸弊，公隨事誡諭，有不從者，治以柱後惠文。民相謂曰：「公欲以齊魯禮義之俗化我也。」翕然從之。署旁舊有廢圃，公誅茅成挹青之館。雖僅庇風雨，而種植名花異卉，多至數百本。每當退食，鉤簾據几，隗俄其間，讀書賦詩，或延賢士大夫，觴詠留連竟日。以邑事賁劇，他人蚤夜不得息，公處之超然閒暇。若區區一邑不足供其施設者。然則公之才又詎可量哉！居安遠六年，善政為一路最。贛南監司丁君煒鍾君有德先後尉薦，當遷官矣。公念太孺人甚，謀歸省不果。會覃恩，父得贈如。

公官母封太孺人。公曰榮及所生讀書之事畢矣。遂決計丐歸。當事者惜公才。勉留之。固請乃許。方假裝而太孺人訃音至矣。公哀號自擗。殞絕者數四。退處苫次。旦暮哭不輟聲。家人譬曉百端。終不聽。曰乞休為吾母也。母已亡。將安歸。詰朝以書遺主政君曰。戀戀一官。留滯贛南。不得在母側侍疾嘗藥。貽永訣之言。親舍殯之事。真天地一罪人也。恐不能生還鄉里矣。竟以不勝喪卒於官。寢公生故明崇禎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距其卒得年五十五。娶杜氏。封孺人。三男子。幾候選州同知。玠瑗皆邑庠生。一女子。適國子生姜燦。孫女三皆幼。所著安遠縣志十卷。入閩記事。自記政畧各一卷。詩古文詞若干首。藏於家。公為人長髯豐下。個儻不羣。與之語溫然可親。好以談諧翫世。或旁託廣譬。以發其論議。至利害是非之際。則侃侃言之。未嘗輒語徇合。其居官也。屏去繁文。力崇實政。康熙辛酉。分校江西鄉試。其閱閱牘。辨異同。論純駁。移日分夜。矻矻不休。所得八人。皆名宿。壬戌。江右第春官者。僅劉驥一人。即公所首薦士也。部民魏甲有妾通逃。公追捕至庭。察其色辭有異。問之。果為盜所掠。責者公遣人齎資斧走千里。覓其夫。鄭於程鄉還之。公初至。舊令郭君士乾。陸君麋已卒。猶欠官錢各數百緡。公皆慨然代償。其子弟得無遺累。公之可記者如此。此其所以應銘法也。銘曰。

以任代耕。三釜匪盈。及親則榮。靡朝靡夕。以志以物。甯忍遠親。而為人役。生不適意。簪紱可棄。母之云亡。厥心孔傷。不如相將。游白雲鄉。於乎。為吏而俗以醇。為子而孝獲信。亦足以式後之人。

山西平順縣知縣吳公墓表

予束髮結客於濟水南。所兄事者一人。曰吳君西濤。任俠自喜。勇於為人家。無僭石之儻。而千里誦義。焉久之。悉其家世。凡君所為。皆由君父獻明先生。高文大節。薰炙漸漬。行能以成。而非特其天資之卓犖也。君既謝世。其長子長榮。豁達樂易。有祖父風。好從余遊。一日出所纂。王父行實。謁予文以表其墓。曰。吾先子意也。遂不敢辭。先生諱凱。獻明其字。一字旋公。其先自東強徙長山。曾祖諱貴。不仕。祖諱文魁。永平訓導。父諱三戒。階州學正。兩世皆以卓行載郡邑志。母高孺人。先生賦才儼儼。志意恢濶。弱冠為諸生。即好讀左氏太史公。及兩漢諸史。眎場屋之文。窳瑣不足措意。篤於內行。事母純孝。邑中人士。上其行於兩臺。表以綽楔。兄嘉訓早世。遺子珪。最幼。先生寬其孤露。為延名師。而親課其勤惰。尋補學官弟子。又割己產之半贍之。珪年八十餘。終其感先生之恩。稱先生之德。猶不容口。先生既以丈行著聲。四方名勝。或過於陵。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不忍去。一時守令。亦以先生為奇士。多折節下之。先生則

封域自守。未嘗有一箋干請也。天啓辛酉。試於鄉。為本房孫公昌齡所首薦。主司以語觸忌諱。寘之。甲子復以內艱不與試事。先生屢困鎖院。有某公者。逆奄魏忠賢私人也。語先生曰。以君之才。為某公幕客。舉鄉薦。由反手也。先生叱之曰。吾徒屈首受聖賢書。肯向刑餘人覓生活耶。新城王季木先生。為作長歌紀其事。學宮故都縣治。令某欲取其隙地為馬廐。令貪而橫。無敢與言者。先生獨力爭之。令曰。吳生閉門讀書。不與外事相關。乃亦為是斷斷邪。先生曰。學校禮法之地。欲以勢敗。安得不言。令見其占對慷慨。知不可強。事乃寢。先生剛正不阿。遇事發憤。皆此類也。先生晚年。遇愈蹇。識愈高。而傷心於時事之難為也。與范忠文公景文雅故。以書寄之。條上五事。其目曰。武弁宜加優禮。腐儒不宜備兵。閹宦不宜監軍。巴蜀功多冒濫。遠民宜加撫卹。累數千言。皆切中國家利害。蓋先生負魁雄之才。於時政得失。纖細畢見。雖晦鬱無所設施。而胸中耿耿。終難悶默。故藉筆札以少露其經濟之萬一。要之徒寄空言。豈先生意中事哉。於乎。天下大計。廟堂不知。而草茅能言之。草茅雖言之。而廟堂終亦不能行也。此明事之所以不可問歟。崇禎戊寅。兵躪二東。薄長山。居民皆走散。先生獨留佐縣令。募嚴城守。十二月二十八日。援絕城陷。先生被執。不屈死。年五十有一。順治庚寅冬。葬於縣南長白山之東麓。葬之十八年。以子貴。贈文林郎平順縣知

縣娶沈氏封太孺人。後先生三十年卒。子一人瑄。即西濤君。己亥進士。平順內邱兩縣知縣。孫三人。長榮州同知。長源太學堂長。齡邑庠生。曾孫四人。存恪。奕。爵際臨遵讓。餘詳志狀中。

平寇議

朱鴻瞻

明臺下車，幹念安危，思靖寇盜，屈已下問，以求平寇之計。而邑中進說於明臺者，徒嘵嘵而未有成畫。此皆不悉寇之情形，與不顧勦之撫之之大體，愚生竊聽而心感之。自思不出而圖君，豈忘古人憂民之義，况得少行其言於明臺，而救父母之邦者乎。蓋論寇於今日，上下之議，咸無出於勦者。然而向者勦固屢行之矣，而寇氣愈熾者，何也？夫亦勦之而未得，所以勦亦勦之而失，所以撫耳。或者見勦之無利，而反為害，遂欲廢勦而謀撫，是何異因噎而廢食也。今欲求勦之方，必先審知寇之始末，而實圖所以勦之與所以撫之道，愚生試為明臺陳之。惟明臺幸裁擇焉。始，南寇之興也，不過一二奸徒，招集亡命，先寇某鄉，食其食，抽其丁，劫其財，鄉之民苦之，至不得已，以兵應之。夫此應之之民，雖有饑寒而樂為之者，然而宵從者固眾也。使有救民水火之師，取一二渠魁而殺之，其餘皆可撫也。於時勦者初無勦寇之意，兵之所至，一二渠魁與其黨先遁，獨百姓有家者，顧戀牽制而不得去，勦者遂指為寇而勦之。且明知其不為寇而亦勦之，而焚其室廬，掠其財物，掠其子女而後去。於是百姓始畏兵，甚於畏寇矣。兵退之後，居民留者什之一二，其逃竄者亦稍稍來集，而有司遂加以通寇之名，百計搜索，不至罄其家不止。官府一紙票，甚於百千兵。於是百姓

畏官。又甚於畏寇矣。是故民間有南兵為北兵招財之說。又有南兵代官府賣買之說。惟其如此。是以未勦寇十。先增寇百。未勦寇百。先增寇千。前之寇者復來。後之寇者隨應。而浸淫遂及內地矣。此寇之始末。而勦者不得所以勦。與失所以撫之大畧也。然而今日之事。計又無出於勦之者如何。曰。今日之寇。大異於始時。始猶託名起義。今則不然。亦技人廬舍。亦捲人財物。亦掠人子女。亦加人通北之名。百計搜索。一紙票亦甚於百千寇。甚至挾仇報怨。無所不至。即一族之中。弟為頭目。則虐其兄。姪若孫為頭目。則虐其祖父叔。故非大有以勦之不可。然而今日我之所謂勦。終非向者之所謂勦也。何也。向所謂勦。則固勦民而不勦寇。勦近而不勦遠者也。今所謂勦。必實有以勦之。又實有以撫之。其道云何。曰。勦不得渠魁。不可謂勦。欲得渠魁。而不搗巢穴。則渠魁不可得。欲搗巢穴。則朝發兵而夕班師。巢穴亦不可搗。必也戰勝之時。寇退而我進。寇益退而我益進。日則隨勦隨撫。夜則張幕為營。直令其無可退而後已。則渠魁非降必授首矣。此勦之實圖也。否則兵來而寇去。兵去而寇復來。是名勦而實非勦矣。既勦之後。脅從者改為民。必使兵弗擾之。官弗虐之。出令以安之。嚴保甲以防之。此勦之而思所以撫之之實圖也。否則寇之改為民者。將復往而為寇矣。猶未也。有即勦而即撫者。勦之之時。抗我者必擒。賈白者必刺。降者不可殺也。逃

者不必追也。匿我者不可按財畜之。在民者不可掠也。及寇退野清。諭其居民。言我來救汝。非勦汝等。我營在野。不入民家。汝等但釀酒米若干。以助軍前一夕之用。明日復進某處。至凡地有頭目。汝當獻來。以明效順。此即勦即撫之實圖也。否則兵來猶寇。而民不思禦寇矣。又有既撫而猶勦者。撫之之後。保甲再行。眾皆肆赦。而頭目在所必懲。姑論其重輕。使刑辟有差。又必廉其實。不容以濫。及不可以賄色。此既撫猶勦之實圖也。否則寇之改者不終改。而後來者皆僥倖而思逞矣。信能圖此。則百姓有為民之樂。而無畏兵畏官之苦。而并不敢為寇之恐。如此而寇不平者。未之有也。或曰。兵出期於殺賊。彼去布投戈。而混於民。將若何。曰。凡兵之破敵。不在於殲其類。而在於奪其志。夫寇既以去布投戈。或逃或匿。必將懼而思改。混於民者。何必窮其類乎。如欲窮其類。則民之房屋男女。雞豚財畜。又不可保矣。明臺於此。尤當以忠誠感悟各將。或委曲詳請道鎮。師出之前。必會集諸將。焚香誓天。隆宴厚遣。與諸將約。軍厚犒賞。勿以打仗為利。如憂犒賞不足。不知寇平而租復租入。而民飽。即正供之外。履畝而議義餉。城中之民。亦必踴躍而樂輸者也。或曰。寇不可玩。所謂彼退我進。益退益進者。譚何容易。而如此操算耶。不知從前師出。彼皆風鶴驚奔。並未有兵刃相接者。何異炳烈焰以燎飛蓬哉。操縱由我。可為而不為。何其養寇而使之蔓也。

昔宋楊公負險水攻之則登岸陵襲之則入湖岳侯隨勦隨撫因敵擒敵而公赴水死八日湖湘以平此已事之最可師者也夫惟隨勦隨撫而後公黨散而後公無所容公無所容而後湖湘悉平湖湘悉平而後師可得而駐否則岳侯亦必思除惡務盡而不使餘孽之潛滋矣今日之將以寇之怯視之則人人皆岳侯也以咫尺山澗又非荆湖之大險也可以為岳侯而不為謂之何哉

鄱陽之役

明高帝優於將略用兵如神然莫善於用老康以速陳氏之師而鄱陽之戰則出於幸有失持重之道焉何也太平既陷漢師東下金陵震驚人無固志友諒與士誠通謀使兩軍之交既固併力來攻金陵其沼矣故帝令康茂才詐為內應誘之速來主客之形分勞逸之情異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一戰而殲之而太平旋復此策之最善者也若夫鄱陽之戰屢瀕於危帝之不為友諒者間不容髮則以地未甚廣兵未甚強戰艦未甚具戰備未甚修而急於下江右而降南昌致友諒空國大舉以逼南昌其勢不得不出於援其援不得不出於幸此失持重之道者也吾以為方帝之卻友諒而復太平也宜且保有金陵勿復西出惟以義旅東征士誠當是之時士誠易舉友諒難圖何者士誠取高郵據姑蘇跨江之南北我師自金陵下鎮

江則廣陵阻絕高郵不通矣。又自寧國出徽州取婺及括。環繞慶元而士誠更四面受敵矣。故曰舉之甚易。士誠既舉。地闊加大。兵多加強。戰艦具而戰備修。以力則友諒不得擅水戰之長技。以德則我之澤加已遠。聞風率服。移師西向。罔有我敵。斯萬全而無一失者耳。當時謀臣固有主此議者。惟劉基欲先陳氏。然南昌被圍。文正告急。微基言。勢亦不得不先。苟欲後之。則惟其始不急於取南昌。但專力於吳越間之為得也。昔漢高彭城之圍。因大風而獲遁。滎陽之戰。以紀信誑楚。天命所歸。固有涉險而無足患者。然君子恃人不恃天。吾輩予帝為持重。而不敢邀萬有一失之幸焉。雖帝定天下後。語徐達以先陳後張之得計。吾以為脫於幸後之言耳。豈足據哉。若夫鄱陽既捷。友諒陣亡。直搗武昌。勢如破竹。而帝顧再為後舉。詳味句容戎簡之言。深中窳窳。帝以窮寇勿追折之。此又不當持重而持重者。豈或既冒大險之後。其膽智亦有少奪者歟。

歐江葉鄉合傳

嘗讀小史至明亡時。紹興諸生王毓著以書遺劉宗周曰。願先生蚤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水死。愚謂若此者。我歐士亦有之。永嘉佯狂生葉尚皋。字天章。順治丙戌秋。甌始歸附。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如優人狀。家有妻女。皆棄不顧。夜則

偃卧市傍。或數日不食。如是者凡八閱月。數為軍吏所窘辱。丁亥仲春上丁。狂益肆。陳詞孔子廟橫甚。郡伯朱公。執白兵使者。雜治城隍廟中。時有欲活尚皋者。曰。且繫獄。在繫三閱月。多作詩歌。一日將讞成於杭。數曰。苟讞而生。何如死。從容起。取毫楮。作自叙賦絕命詞。以手扼吭而斃。時五月端陽前一日也。故其詩有未斟蒲酒腸先斷。不沐蘭湯骨已香之句云。其先瑞安有節生欽堯。字維則。少喪母。父嘗為胥。始弱冠補弟子員。家四壁立。永嘉富人劉以女妻之。欽堯居甥館讀書。不間寒暑。負大志。落落寡偶。丙戌秋。郡人雲擾。欽堯起書數語於几上。作書遺父。致永訣。勉以毋效西河戚。赴江心水死。見者即趣舟覓其屍。弗獲。咸異之。年二十七。時葉尚皋尚未死。以詩弔之。後瑞士有棄諸生終身為庶人者二人。楊毓奇杜門不出。著春秋傳衡。康熙間年七十餘卒。陳以達以資梯貢遜於荒野。康熙丁卯年八十餘。

陳聖可先生墓誌銘

歲丁亥冬十月丁丑。瑞安亂。聖可先生陳氏歿。門人朱鴻瞻馳往哭之。按其詩文。為之立傳。明年正月丙午。合葬於厥配王氏之兆。其孫之陸徵銘鴻瞻歎曰。使吾言而重也。則已有傳在矣。何必吾銘之。陸君曰。不然。先生之理行文章。世罕知者。門下士百餘人。知先生者。莫子若也。傳垂厥永。銘慰諸幽。舍于其誰屬焉。鴻瞻因感泣曰。

吾豈盡知先生者。而先生每辱謂吾為知己。今之陸君所云。又若是也。然則非我誠莫能銘先生者耶。先生諱昌言。字曰聖可。其先浙之鄞人也。自八世祖以下居瑞安。祖諱尚通。父諱子孝。母朱氏。生先生及仲氏三人。先生忠信厚重。強識洽聞。識見明卓。辨論貫穿。今古為文辭。取則古人。不與俗伍。言不妄發。出諸口必可見之施為。早失怙。終身孝事其母。遇二弟盡友道。家嘗貧。賴先生能卒成之。後二弟不幸早世。先生善撫其幼子。以長以教。脉之陸君。王氏之卒也。先先生十五年。先生誓不繼室。曰。吾感其賢也。弱冠時遊邑庠。先達君子。目先生為國器。後困於時既久。遂絕意斯世。惟隱居教授。以文行勗後進。凡遊其門者。隨其材器。皆有所成就。先生不尚佛氏。於世事灼有先見。嘗作書號者孔篇。疾士大夫不以孔子為法。而羣聽沙門人。國必將受禍。已而果然。嗚呼。先生好學人也。書不以老而不讀。文章不以不用而不工。善言不以非人而不聽。卓然篤志君子也。惜其不顯於時。故行為鄉閭所稱。而當世不悉其能。文章為朋友所知。而人之誦之者少。吾嘗哭先生曰。先生才可以濟世。而文能挽衰也。先生之所謂為知我。而之陸君所謂異於及門者。其在此乎。先生生萬曆庚寅十月辛巳。年五十八。墓在邑北郭西畝朱坑口之原。一子。郡庠生之陸君也。能文以世其家。銘曰。

匪賢勿庸。匪仁勿壽。命與道遠。理不可究。袞衣辱。章帶榮。塵世濁。幽泉清。吁嗟天道。
莫之或貞。我心孔悲。兮。先生則寤。

清和論

韓 奕

清之名始伯夷尚矣余嘗論之讓孤竹之國乃其清耳西山之餓固別有謂也然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則豈如東漢黨人之嫉邪太甚哉柳下惠之和至浮湛袒裼裸裎之側亦幾免矣然孟子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豈如魏晉諸賢清談之傷而不制哉故專尚之君子不由而聖賢必交稱夷之通惠之介俾學者之決擇而無偏也後世和易而清難於是清名獨高其實百不得一二也則能之誠可以救世然余嘗觀晉胡質以將軍假節都督家無餘財不以其節檢物善矣然以督將受其子匹絹至杖百除名母乃亦恐人不知乎吳孟宗為鹽池司馬時母在營以魚鮓寄母不受夫一鮓亦何害焉徐景山當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尚清素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景山不改其常後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景山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是世人無常而獨有常也若景山者誠可謂賢矣詩言清風注家以為清微長養之風則和風也若烈烈而發發萬物畏之矣女子守身不二固其當然然持其潔然之身以為莫余毒而少有不合勃谿詬誶家何賴焉故夫清者當自省如第五倫之體勤常在一私為名則私矣又如謝顯道之黜檢勇去一矜有我則矜矣夫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其其螭耶夫惟清者之當游乎清也名心與矜心所以易動

也雖然此清者賢知之過耳。若和之防一失。則其不肖亦何所不至哉。

交際論

先王以人情為田。而修禮以耕之。禮貴施報。尚往來。緣人情之同然而為之制。使無過不及。於是矜然交暢。而各愜其情。詩曰。之子之來。雜佩以贈之。又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夫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記有弓劍苞苴。置筭問人者。苞苴後世以為屬禁。而以禮許之。果苞苴也。無害也。古人臣無境外交。而僞札乃相贈以紃縞。韓宣子於鄭七穆。各獻馬而賦。我將見於傳記者。不勝書也。此皆所謂交幣也。而至於辭受取與之大閑。則辨之精矣。一介不與。千駟不受。惟義之從。安有貨取之君子哉。後乃禁其小者。而忽其大者。余嘗考儀禮。凡後之所禁。皆禮之所不禁。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僂皮。士相見禮。華用雉。下大夫雁。上大夫羔。則同儔有摯矣。士見於大夫有摯。若嘗為臣者有摯。則屬吏有摯矣。聘禮宰書幣。夕陳幣。展明釋幣。則封疆往來有幣矣。若過邦假道。束帛則鄰近州縣有幣矣。賁有私餽。又有私獻。則使臣有私矣。覲禮天子郊勞。侯氏相束帛乘馬。僎使者則以覲來者。於天子之臣有幣矣。此皆後世之嚙不敢言者。而先王明著之於經。誠以人情之往來不可廢。固與辭受取與之大者不可同語也。自禮教不明。乃峻高之防。毛舉此古禮以當貪名。而暮夜之金。

無慮大萬。不啻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而爭相賂遺不止甚。且以金珠為脯醢。契券為詩文。踪跡詭密。而即有欲言者。亦莫得其實。於是財專有所歸。而親戚朋友之誼。闕伐木角弓之禮盡亡。而北門之大夫作矣。故交際之禮廢。不足以禁貪人。而適足以窮君子也。

名實論

名也者。生於不足者也。人皆盡夫實也。曷從而名之。名之盛實之衰乎。忠也者。忠臣之不得已也。孝也者。孝子之不得已也。忠孝之名歸。而君父之實傷矣。夫名本非甚美之物。而後乃從而美之。美之而古人以實致之。後乃即以名名之。嘗試考之書典。謨無獻諛之言。小民止知有耕鑿。不知誰之力也。而詩天保卷阿之辭。則有間矣。降而至泮水閼宮。又有間矣。實漸殺則文漸浮也。夫第以名名之。而或遂據以為實。名者必爭之物也。實者難核之具也。吾烏乎辨之。是在辨之以誠。今夫作會而民叛。作誓而民疑。曾不若墟墓宗廟之間。不會不誓。而哀敬之心感也。盟者奉玉。敦贊牛耳。先桃茹。要之以名山大川。羣神羣祀。而曾不若季路之一言何也。匹夫可以動金石。而鬼神不足以結祝詛。誠不誠之別也。誠者天下之實理也。誠之反為偽。偽者嘗百端以託夫誠而不得。則必出於欺。人不可欺也。必將曰是欺我。猶可言也。甚且即以

其欺者欺之曰是誠善矣奉之以至美之名而輒居之以自快於是人與已交相匿於偽之中而名之必不可言者亦安在哉夫實近而名遠故夫人徇名然自古名君名相名德名才名功又或名志後世尚論之君子真履無恕不肯豪髮差或千百世之後猶流連感慕作為文章或如薜蘿之不終期而溝澮之立涸則又實遠而名近大抵有物者壽無物者朽也不誠則無物則必不能動物無物不實也而挾不能動物之名亦非名也

讀禮通考序

禮緣性而作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禽鳥鳴跽不忍其去斷竹續竹不任其哀先王為之禮以謹之緣感而致敬始質而中文蹈常而窮變擊要而煩目申其創痛而曲遂其安以為人道銓轄於斯孩提之真不終則隄防立決而其餘無足觀者故禮事無大於送死自教化浸息倫紀墮壞素冠之詩刺不三年而要子居喪盡禮猶致疑於其家者况後世乎蓋自漢以來喪服短於上而奪於下尋亦知夫短之奪之之非矣然或其略具而儀不稱或其儀具而情不稱短於哀而奪於心與夫短之奪之一也而二千餘年之間非無賢君之釐飭學士大夫博聞好古之家亦多所攷定未可謂古禮之亡亦幸其書故在日出而愈詳顧恐其多而易散也

網羅比次。苞并總統。成歷代之完書。為國家議禮之助。以枝柱補綻人心之缺墜。君子之責也。吾師健庵先生。愛禮者也。尤護持而篤行之。居兩大入憂。哀嚴著存。纖悉衷於古而可法。三年間所讀皆禮也。而書日博以核。因編輯喪禮通考。凡九十卷。經以三禮而緯以史。本於王朝而達於野。始於最復而訖於安。護于大經。而致曲以立文。詳於故實。而存俗以紀變。一節罔漏。一言罔遺。以勤此書也。蓋錄之於寢。苦枕革。孤燈風雨之時。而泣血淫淫。煙墨毫素間。祇以自紓其號呼怨慕之菴結。而推之放之。欲人子交盡無憾於心。以滿分殊理一大公之量。將由夫君子與。備物以責如。將由夫野人與。竭情而誠若。貧者得稱其財。贏餘者不至侈而無等。適宜可以割私。附義可以起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書之志也。夫抑是書雖主於凶禮。而曩聖制作。精意通貫。書之旁絡穿穴。吉軍賓嘉。可以義推。互相發明。而先生湛深經術。尤孰復五禮。聞識多而筆精。論著窮日夜。將未止也。是書蓋特為之。而後世之訟而議者。其皆必以先生為禮宗云。

涉園記

記涉園者詳矣。余何記。記主人天地間皆有形之區也。而無形者君之。故達者入焉。無往非客也。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矣。亦無往非主也。春為我春。秋為我秋矣。以余觀

園林所在皆是。誰中作主人。涉園之始也。自我都諫螺浮先生侃侃負直聲。克稱其官。退而卜築於斯。以終老。蓋可以歸矣。可以歸者。主人也。長公饒亭以名進士官大行。聞譽日起。未竟之緒。其在斯乎。可以出矣。而饒亭細關之思不暫忘。尤不忍先構之遺於目也。為圖以朝夕焉。夫譽嘉樹而賦角弓。朋友且然。況其子乎。於此益可以覘主人。然余謂主人之佳。固不僅此。其胸中之位置。皆邱壑也。無適而不自得。皆濠濮也。磊砢英多。皆奇峰怪石也。古質道貌。皆松心竹筠也。吞吐萬象。牢籠百態。則風月之神襟。煙雲花鳥之至致。而僻書異聞。古今文字。胸羅富有。尤不啻鼎尊。疊舟之在列。而雲雷山葉。細窠之斑駁也。所習古貞臣懿士之顯晦語嘿。為之嘯歌寤寐。亦如素心三益。相與賞奇而折疑也。以是而披圖。當亦自許。主人不負矣。余嘗慨淵明三徑以阿舒輩一傳而遂無聞。而宗敬微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園於壁。則今涉園之主人。其疊無絃之琴心。動眾山之逸響乎。余老矣。不辨有蒼衰。但饒作客耳。而主人大佳。客亦不易。褰裳從之。以作辟疆之游。其許我乎。

工部尚書湯公睢州祠堂碑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以疾薨於位。明詔以湯某撫江南績最著。予祭葬如例。特命馳驛歸其喪。於是其鄉人士君子。以公之為鉅人。

長德繫海內望。足以寵其鄉也。請於上官。祠公鄉學。復朔專祠其旁。而以公之尤有德於吳人。其孤不遠千里。以書告。曰。維敬寵牲有石。敢以請。災之始。習公也。如贊者之有相。如寐者之方醒。既而危公也。如焚溺之自及。如疾痛之在己。今欲執筆以追公於九原。邪。許不足以助勞。呻吟不足以愈病。且亦庸可以言盡乎。雖然。武畧言之。方公之薨也。素不便於公者。喜相告。公其死矣。而中朝賢士大夫。咸扶服會哭。亡其朋學者。倉兄失其師。都城百姓。輟舂罷歌。奔走長號。塞巷陌。有幾絕者。其歸也。哀音過車。猶相屬。其感決人心如此。而況其鄉人。今者相率以祠公。如古者之沒而祭於社。其禮也夫。獨公之靈。當更有怒如者。公以孤忠結

一人之知。以召尊沓。積謫。建陽塞路。羣飛刺天。欲啗不能。欲泣不可。如愚謂詐。如狂謂悖。無已。以將母來。訟之。情告。而聖明慰留。終不忍賜決也。藉使其時得請。而上堂起居。與家人父老子弟。握手相勞苦。幸無恙。以言其傷。孰與夫後日魂魄之歸乎。此志不遂。而抑塞鬱悒以終。喪車一具。孺泣萬行。稽屨之

主恩未酬。門閭之老母增慟。生平遺愛。僅存三吳。而四海一夫失所之思。長齋以去度。所以敬恭桑梓者。猶有未滿之餘恨。而坐斯堂。以受四時之薦享。當亦明靈之所慨然不樂也。雖然。大鳥之歸也。必回翔鳴號。而巫陽之招。不願其之四方。而返故居。

為之陳堂宇之靜安。網戶朱綴之威嚴。況夫好好之驕人。今者安在不嘗生而歸乎。視公之死而歸者何如。生而歸亦死。死而不啻其鄉人快之。死而歸如不死而亦不啻鄉人俎豆之嗚呼。斯民真三代之直而賢不肖之辨。久而愈明。後之志士登公之堂。揖公之貌。其亦可以知所自處矣。初公在位時。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甚。哭有司曉之方已。亡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我公定死。亦祠公府學側。不日而成。以時祀公。過祠下者。無不落淚也。水旱有祈。輒應。公撫吳僅二年。澤甚溥。當別書茲承孤子之請。以慰其鄉里之祝。而綴以廟饗之薦歌。卒寓吳民之望。思幸神之終惠我邦也。其詩曰。

稽首孤臣乞故鄉。山頭白雲飛茫茫。結草折竹屏傍徨。託身重華開天闕。

帝留常伯彌座旁。猿啾狄鳴肯走藏。媒成蜩蠹中以傷。忽焉萎絕先眾芳。峰摧月墜木壞梁。城郭竭米鶴唳霜。像設平生儼在堂。綿絳好製芙蓉裳。獨離願屬翠羽觴。砥室曲瓊囊。繩牀水疏頤。頤今饑饉。抱鼓笙竽陳浩倡。神騎箕尾俯大荒。我欲一進吳趨行。吳儂歲歲卜稂祥。螟螣蠹賊吏召蝗。疾痛呼號忘公亡。上天請命叱豺狼。東風靈雨草不黃。請比子孫同奉嘗。雖陳哀些諸宮商。以妥明靈非投湘。

許秀才傳

余嘗讀書至大誥多士多方而有感也。以武王之聖。除受之暴。而西山之餓夫。有不忍生者矣。以成王周公為之君臣。開民麗理殷索。而其時之迪屢不靜者。乃不獨殷之逋播臣也。此豈所謂水火之中者。猶未甚與。抑文武之深仁厚澤。猶弗克徧與。母亦人心所欲自盡。有不可以恩縻而力禁者。而然也。當明之末造。毒痛未至。如有商而闕禍甚烈。諸君子相蹈藉而死者。宜也。本朝受命。雪勝國之恥。蛇豕戮而鯨鯢剪。余獨異夫甘棄盛明。而舍生不顧者。所在多有。而余鄉猶藉藉道許生云。生名王家。字君聘。蘇之長洲人。少好學。補諸生。常以名節自勵。甲申之變。即悲號不食者久之。乙酉。王師南下。生慨然語其妻顧曰。吾父母老矣。吾不能終養。以屬汝也。父母素知其志。泣謂生曰。汝行汝志。勿以吾二人為也。生乃整衣冠。投河死。嗟呼。生誠死矣。胡不死於甲申而死於乙酉。余知之矣。闖賊之惡。天將厚其毒而降之罰。其未足以亡明也。生之所以不死也。迨神器有歸。玉步已改。王師所指。雲行雨施。而明真亡矣。生之所以決於一死也。或又謂生可以無死者二焉。不仕可以不死。不仕而父母在。尤可以不死。嗚呼。彼仕而不死者多矣。其人又未必皆有父母之養於其身也。又或徵倖於父母之存。而藉口以違其不能死之罪者。比比也。生固將以可以無死而死之身。以重愧夫必不可無死而不死者耶。世降道微。士有寧過乎中而立節。

不苟者。君子有取焉。蓋孔子之論士。次夫言行必於信果之。硜硜者。而餘斤為斗筭之人。硜硜者。不擇死者也。若斗筭者。則必不死矣。昔太公不兵叩馬之人。曰義士也。而周公誥殷民之頑梗不率者。亦曰爾多方之義民。余竊附此例。以義許生。故不忍其無傳。而為之傳。始生死時。以父母囑其妻。顧者。妻果如生志。忍不死。事生之父母。完其喪。撫三子皆成立。嗚呼。生又可以死矣。

分巡淮徐道戴公墓誌銘

士大夫官於四方。多以才發舒來江南。輒不得志。以去。為邦人之愛惜者。比比也。而至今猶稱我戴公。不置云。公初筮仕。通判太平府。府多盜。練義勇。授方畧。悉平之。遷知陝之乾州。時滇蜀未附。軍興旁午。公預儲備。無一闕者。而民不困。將軍某頓兵城外。暴甚。則闔門不聽入。一軍大譟。州人反矣。嗾將軍屠城。公挺身出。數之曰。王師所至。當使義聲先路。而暴犯平民。從此而南。誰不悉死拒我。且不聽入城者。某也。假某一人足矣。將軍者。悔悟。手馬鞭授公。吾士卒過闔閭一步。即手此杖之。州境帖然。人以公方之段太尉云。尋平州西五峯山羣盜。遷同知濟南。陞濟東興屯道僉事。勾稽草田。勸耕假種。流庸安集。丁外艱歸。終喪。補昌密兵備道。昌密項背畿輔。多王公湯沐邑。莊頭挾強佩勢。羣不逞。資緣聯紐。為民患。公乃通其豪。句嘔慰勞。既習。乃為

言奸人擾民狀且累君。盡聽我少檢押。各唯唯受教。轉相告毋犯戴公約束。遷登萊道參議海禁。嚴少犯輒死。而內臣駐登州防護。興告訐。民家大率破。公力與內臣枝柱。卒奏記巡撫而撤之。河頻歲不治。會公以次遷淮徐道副使。首請除徐州荒田賦八千餘頃。踰年河大決。宿遷先是岸高城踰丈。俯視城窪然。濬也。至是水更溢岸。復築隄防之。甫即工。風雨大作。浪軒簸如雷。隄中水鈴鈴出。民爭趣城門已闔。呼號徹天。丁夫恟駭將盡走。公方坐交林簪履。左右牽衣請避。公曰。無萬數人倚此隄生死。隄不就者。吾與波上下耳。手持薪槌塞之。衆感奮爭負土。不日隄成人。以公比之王尊。嗚呼。忘身之難也。不惟愛身而已。或且以為囊橐馬河之患。臣之利也。比歲河數潰。

天子臨朝歎息。無公忠任事之臣。不治則壞。治亦壞。旁皇南顧。未紓宵旰之憂。使得如公者。落落數輩以從事。為魚之民。其有幸乎。公尋以歸仁隄故去官。初主歸仁者。同知劉某。工費十七萬。多為上官貴人壽。而以其餘自娛。公揭其狀於河臣某者。三不聽。及河臣罷。事露。勘官問公三揭。及河臣受賕事。公謝無有。坐是�鎮級去。人咸稱公長者。斯文裏公來受事。強留公公跪而辭。老母春秋高。共養闕然。常恐差跌。為老人憂。恨今承微罪去。私願遂矣。幸公賜哀。語次淚沔沔下。文襄乃已。尋以前勞復原。

級歸養母金太恭人及免喪遂不復出者凡十二年而終公諱聖聰字無聰以貢生歷官封至中憲大夫先世為山陽龍氏明初有後於外家為登州之戴遂氏焉為世襲千戶尋遷益州衛高祖諱學曾祖諱夷祖諱朝用皆千戶父諱復魁都司僉書以公貴贈如公官公事兩大人盡愛敬畜其弟更衣并食久不忍析箸也完親黨之不能昏喪者與人交不為深中切劘不少假而人咸安之長於吏才尤善決獄於濟南廉豪家奴之劫人者於登萊坐婦人之同寄殺其夫而堅不承者於徐州有左道籍聚將倡亂按殺之而焚其籍不問其敏斷多此類自役贈公葬於歷城因家焉歸田後往來濟上雷連山澤枕藉圖史旁及釋典諸物外之趣年八十卒於康熙三十七年七月配王氏封恭人甯遠銜經歷可登女子四璠丙辰進士兵科給事中琳乙卯舉人費縣教諭琪坤諸生女二適諸生蔣嶽舉人朱紱璠在諫垣有聲奔喪來謁銘以葬余既檢公之服官適奉會議河工之旨益歎斯人之難得而惜不獲盡其才乃畧其事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金隄萬丈兮使君支大農巨億兮使君不知當其時或愚其為試更索兮金若人而誰已不可追嗚呼自燕秦齊魯風馬牛之地兮以莫不思匪南人之言私

潛孝先生冒徵君墓誌銘

故明嘉廟時。璫禍大作。黃門北寺之獄興。諸賢相繼逮繫。皆掠死。六君子其最著也。而國是有於上。清議激於下。名流俊彦。雲合風驅。惟義之歸。高自題目。亦如所謂顧厨俊及者。當是時。四公子之名藉甚。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宗方域。與先生也。先生少年負盛氣。才特高。尤能傾動人。嘗置酒桃李渡。以會六君子諸孫。一時名士咸在。酒酣。以往輒狂。以悲共。嘗懷甯。懷甯故奄黨也。時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甯歌者為冠。歌詞皆出其主人。懷甯欲自結。當先生譙客。當令歌者來。先生與客令之歌。且罵。且稱善。懷甯聞益恨。甲申興黨獄。定生捕得幾死。先生頗誠意。伯厯免。既而定生朝宗相繼歿。密之棄官為僧以去。而先生獨存。亦無意於世矣。家故有園池亭館之勝。歸益喜。客招致無虛日。館餐惟恐不及。其材雋者。愛之如子弟。客至如歸。而家日落。園亦中廢。主人遂如客。幾無所歸。亦不自悔也。晚益以圖書自娛。竟享大年以終。蓋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是乎歇絕矣。其可痛也。余之得交於先生也。後而先生待之如最故者。其孤奉狀以來。泣請銘。余不敢辭。而序以銘之。序曰。先生冒氏名震。字辟疆。別號巢民。世為揚州之如皋人。始祖致中。為元兩淮鹽運司丞。元亡。不仕。累傳而至基者。永樂時亦不應召。學者私謚為潛德先生。又傳而至廷瑞。弟政進士。官巡撫。以計劉瑾下獄。子寓鳳。

鸞亦進士官至參政鳳生間生承祥承祥生士拔士拔生夢齡育生歷南甯知州先生祖也父起宗舉進士以吏部郎出歷官副使母馬恭人先生生十歲隨南甯入蜀輒能賦詩文敏董公為作序尋為諸生試輒冠其儕副使之官先生每留侍南甯曲盡敬養不以遺父憂副使嘗調官荆楚時流寇勢張其母死守先生往省覲奉恭人以歸歸而不入寢或問之先生曰父在殘疆而子安枕席乎泣血上書抵政府言路之與副使忤者皆心動得調賈處時有與副使同官以遇事嬰禍者其子以數千金屬先生得解還其金封識如故既屢試不得志以副榜當授推官而亂作遂不出數移居避亂艱難造次奉養萬方兩大人歡甚無所苦也當副使疾革索筆書示兩孫爾父天生孝子又曰爾父胸中天空海濶恭人嘗得危疾籲以身及長子代子果天而恭人幸無恙父歿逮事又三十年跣步不忍離其喪之也先生年七十矣泣慕如孺子於族黨尤有恩姑老無子迎事之終身如歸後家破亦如之事外王父母及諸舅氏皆曲體恭人心無不至友愛諸弟老而彌篤庚申秋何人入戶將剽及馬先生子以身蔽與婢俱被重創聞於官詞連及弟先生痛哭太守前直弟無是事太守泣觀者數千人亦泣遂并寬刺者與人交有始終定生子檢討君少而才邀至家園飲食教誨之以成其名邑有許生以誣被法妻子當入旗胥王姓者曾護行先生子

以道理齋并辦所贖之費。胥感動陰以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辦金贖歸而許妻不知也。先生高骨義。迎養其夫婦至死。尤敬共桑梓。而急其利病。辛巳歲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賑其邑人。全活無算。不足自鬻產繼之。歲壬辰復大疫。先生賑如前。民疫死者眾。先生日行道殮中。亦病且殆。邑令陳泣禱於神。死三日而蘇。晚年退居祖宅旁築室數間。雜植花藥。客至與酌酒賦詩。解音樂。時命小奚度曲。亦以娛客。所著述甚富。成集者有先世前徽錄。六十年師友詩文同人集。樸巢詩文集。水繪詩文集。書法特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弄珍之。其歿也。年八十有三。康熙癸酉十二月也。配蘇氏。中書舍人某女。有賢行。實克事君舅姑。以佐先生。年六十有二而歿。子嘉穗貢監生。丹書廬貢生。考授同知。即代先生受創者。皆蘇出女。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出。孫男溥泓監生。渾功加左都督管游擊事。嘉穗丹書俱能讀父書。以孝謹世其家。將以康熙甲戌冬十二月葬先生某鄉某原。而合諸蘇孺人之兆。始先生既不出名益高。督撫以監軍薦御史。以人才薦。皆辭以親老。今康熙中復以山林隱逸薦。以博學宏詞薦。亦不就也。學者遵其行。私諡為潛孝先生。與潛德配。余抑尤有感焉。世之亟亟於得官藉口於豫養。以致遺恨於不及事其親者。何限。先生少時意氣蓬發。亦喜於自見。後乃消融斂退。不求獲乎上。而惟順乎親。視彼三公子所得為何如。嗚呼。

呼其於潛孝良不愧銘曰

桃葉長干賁客衣冠有如擊筑易水風寒水繪之居匿峯是處有如舞衣伯瑜親娛孝反于家是亦為政邱園大佳而非提徑憂患怡然消其塊壘老大成灰少年如矢推排人間餘八十年海闊天空斯言良然我作銘詩藏諸馬鬣首單春煙年年風月

明守備王君墓表

昔我

世祖章皇帝討平僭逆撫有九有惟天命既去於有明喪厥師凡陵寢所在救護視如故尤哀懷宗之志而憫其亡也嘗祭於其陵而為文以告之于時民間始稍稍言懷宗梓宮在殯時事初閹賊之禍毒流京師帝后既崩以車一乘載以出東門外棺以柳木置道旁久之偽符下昌平令葬而不給以見錢時皆偽官無有為意者於是十人者痛哭相與出家財啟懷宗故妃田氏之墓以葬既期復痛哭各散去十人者既不自言於官而世亦無有跡之者蓋晦而不傳久矣康熙十有四年余官京師澤州趙公弼先生嘗令密雲壬子得余於鄉者也以書來曰有王生敬者將狀其父之行謁子為文以碣諸其墓子其無辭余接王子讀其狀及迎葬山陵事亟問之嘗聞有十人者生父在平曰固也方偽符下州州藏無一錢請於府府若弗知也復下

之州州官吏益怠吾父聞則日夜泣倡九人者各傾其資產得錢三百有五十千為請於官迎梓宮而合諸妃墓凡舂鍤斤復之事吾父無不親也又曰墓中有殿翼然者二後殿則妃棺在焉梓宮既下帝居中后居左而易妃其右梓宮無柳以妃之柳承之后與妃竟不及柳也余接其言甚審於是知十人者有王君而惜乎其九人則生亦忘之矣往余讀陶氏輟耕錄所載唐義士傳及林處士事跡皆相類其冬青花行夢中作亦多同者竟不知果為誰詩自古忠義之士天性激發以為固然多不欲傳其名後世十人之意其類此也有明諸陵幸蒙

聖朝德同覆燾與趙氏之慘酷豈可同日道然如王君輩其大節豈在唐林諸君子後哉余又以鴛鴦夫為是舉者多不出於高位世族而皆處士逸民或武人小臣其尤可慨也君諱政行號次泉世居昌平之福會里祖泰父三省皆業農不仕君生於萬曆戊戌二月某日卒於康熙甲辰三月某日即以其年四月某日葬于其里小營村之原子二長即敬也太學生次芳當崇禎末君事中樞得官守備顧瞻天下慨然曰非我所能也遂棄官歸居鄉樂善好施自甲申後益自屏跡然聞人窮急輒救助之如已事而終不自言歲饑全活人尤無算嗚呼如君之行皆可書也余樂從其大者而著之

半蘭園記

徐開任

問故家之隆替。必考其前人。問前人之賢否。必以世論之。根之茂者。其實遂源之遠者。其流長。理之自然。無足怪者。予好觀先朝名臣錄。得故少宰文莊葉公逮事英憲兩朝。內贊訐諫。外建勲績。碩德異學。載在國史。世多知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巡撫兩廣歸。蕭然不持一物。服食居處。有寒士所不能堪者。出入必徒步。未嘗以輿蓋自隨。即位躋少宰。猶考古質疑。殆忘寢食。予與其後人九來交。問其先世之所謂。某作堂者。指廳事而言曰。先文莊有志而未逮。故舉以名其集。至後裔始成厥志云。夫家之將興。必有清德之祖。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綏我眉壽。永享林泉之福。文莊之五世孫孝廉台山先生。始構屋四楹。地不滿三畝。為棲息之所。名曰春玉圃。孝廉之長孫工部白泉公。擴而大之。縱橫相稱。闢堂於其前。內有山石宏奇詭麗之觀。外有竹木陰森挺勁之植。中置博彝圖史百物。右為複道高閣。以待登臨眺望。而名之曰蘭園。時率其子弟。嘯歌吟詠。或投壺彈琴。以為戲。或焚香時樂。以為樂。或留情翰墨。或寓意管絃。賓客過從。舉酒相娛。閱大書而化去。傳至九來。僅分一股。踵事增華。以繼前人之志。山益培而高。水益闢而廣。園未得半而已足矣。故稍更其制。曰半蘭園。日與騷人思士。觴咏於其間。不徇俗以苟同。不矯時以求異。遊其園者。如入

山林禪誦之室而忘其為城市也是何德而能守此耶吾崑自嘉隆以來第宅鮮至百年者高費巨槩不轉盼而易主噫能保世滋久相傳二百餘年子孫多賢如葉氏者乎而況於園亭乎彼石季倫李膺皇之流自以為聰明人傑也然金谷平泉不數年而敗乃知雄豪之未可恃而德澤之為可久也然則是園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輒將使當世之人視其後知其先也人可不樹德哉

南村詩集序

徐倬

吳子南村。歿二十餘年。詩文散落人間。其友韓子希一。溫子恂儒。嚴子傳之。及兄子匡期。撙取放佚。得諸若干首。問序於徐子。徐子撫卷歎曰。子期已往。輟絃久矣。尚何忍序吳子哉。猶憶壬癸間。與吳子讀書茗上。攻文餘暇。吳子起而問詩于余曰。詩有法乎。曰。無法也。夫虞歌夏謠。以及於國風楚騷。皆宮人女子。武夫田父。羈臣放士。為之。是咸矢口而陳。率臆而出。安有所謂法也。自吳興拘於聲律。而隋唐以後。沿之。詩幾亡矣。吳子曰。然則學詩亦無法乎。曰。有法也。即取虞歌夏謠。國風楚騷。沈酣而浸潤之。法在其中矣。吳子笑曰。子何舛也。言詩則曰無法。言學詩則曰有法。不幾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乎。曰。所謂法與無法者。是言詩而取其工。學詩而求其似者也。吾與子欲得真詩而出之。則固有道於此。子曰。修辭以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此雖不言詩。而詩之理已在此。蓋詩以言志。必胸中實有是意。眼前實有是事。然後不得已而為之。神遊方外。而所言不越分內。世曰江河。而所守祇在倫常。庶幾真詩出其中矣。白沙子曰。詩之盛。詩之衰也。夫盛莫盛於今之時矣。作者滿家。評者比肩。接踵莫不樹幟於黃初之上。掉鞅於唐宋之間。高自位置。不肯少有貶損。予亦讀其詩而愛之。并樂得其人而友之。見有為秦蘿麥秀之詩者矣。其人則縵朱纓。衣短後。朝夕

奔走於胥吏之門將軍大吏之幕府者也。見有為如陳米芝吸露餐風之詩者矣。其人則憤刺抉書。負風而趨。望塵而拜。經營升斗。戀戀于腐鼠而不能捨者也。其詩如是。其人不如是。皆無情之啼笑。無病之呻吟。然而善為激楚之音。蒼涼之致。以獵取浮聲。愚人耳目。即使極工如秦青韓娥。曼聲長歌。亦止能驚動市人。豈足以升大雅之堂乎。夫鮑老之當場也。即當長袖。非不善舞。其下場也。不過牽絲引綫而已。偃師之逞技也。頓頸則歌。合律撫手則舞。合節能招咸姬而動天子之心。及其剖視之也。不過革木膠漆而已。故世人之論詩。但觀之於登場逞伎之時。而吾與子之論詩。直欲窮之於下場剖視之際也。吳子甚以予言為然。此已成數十年舊話。取取猶在胸次。嗣後出處無定。不得時相唱和。吳子曾以北游詩一帙屬予點次。則皆鐘華存齋得力在柴桑浣花之間。今讀其遺詩。於月露風雲之內。而有布帛菽粟之味。於諧聲和奏之間。而有金石霜筠之氣。總之於倫紀。於性情。極纏綿懇惻。不失溫厚和平之教。嗚呼。吾而言友。則必以吳子為真友。吾而言詩。亦必以吳子為真詩矣。世有以才調之質文。篇什之廣狹。求南村者。皆非知南村者也。朱弦疏越。一唱三歎。自有知音。矣之而已。余尚何忍序吳子哉。惟詮次舊話。以質之諸子。

贈冒辟疆徵君序

予少時即知淮海間有冒辟疆先生者。磊落負奇氣。好結客。如臯邑僻在海隅。無山川名勝之觀。而四方賢豪。結駟聯騎。絡繹於道不絕。向有用世之志。授理官。知時不可為。即棄去。構水繪園於邑城東隅。文酒歌舞。遠與梓澤平泉埒。余心竊嚮往之。時頗見所謂辟疆先生者。既而遊於合肥龔端毅公之門。公時稱其先世蘭錡鼎族。甲於東南。辟疆為中丞公少參公之裔。州牧汝九公之孫。副使嵩少公之子。然而辟疆常於盛衰倚伏。邪正消長之際。慷慨激烈。習與夢難諸孤兒。幾中鉤黨之禍。且事親至孝。興朝以來。徵書屢至。堅卧不出。蓋其忠孝植於天性。有不可移易者也。余聞公說。益願急見。所謂辟疆先生者。既而得交穀梁于京邸。交青若於東臯。結為兄弟。歡二子俱為先生嗣。遂因二子納交於先生。先生已病足。兩賢扶以見客。渥顏美鬚髯飄飄如神仙中人。談論今古。指畫時務。如金石之鏗擊。江河之縣注。英氣勃發。猶在眉宇間。居恒召客。壺觴綠竹。必盡坐客歡。或談及啟禎遺事。暨江左治遊諸細故。雖酒闌燈炮尚熒熒不肯少休。余客東臯。臯人多置酒招余。余屢不欲赴。赴亦酒三行輒起。獨至先生飲。每達丙夜。蓋亦樂聽其言為聞見資也。時時賦詩。與少年場爭勝。闖奇出險。必欲掩人而後已。率性孤行。大都不合時宜方寸之間。隱然有五岳不平之氣。事過即湮。然冰釋世人鮮有知而諒之者。惟余市月之間。真見所謂辟疆。

先生意頗相得也。客有起而問者曰：子知先生矣，亦知人之所以待先生者乎？夫施報者人情也，感應者至理也。先生樂施與，好行其德，一切賑濟緩急之事，視如布帛菽粟，尋常不足道。見人有一長一藝，亟起而扶持，長養之，然往往恩施而怨報，德感而仇應。今之詒許吾先生且下石焉者，皆所稱扶持長養之人也。其故何歟？曰：子不見夫龍門之桐乎？鬱結輪菌，扶疏分離，其冬則烈風漂霰之所激也，其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若夫鵲鷦鷯之所嚙，蛟螭蠅蟻之所穴，不可勝數，然而亭亭直上，百尺無枝。伯牙過之，徘徊不能去，知桐之得於天者全也。先生以邁進華胄，遭時多故，兵燹流離，抱君親之至痛，悼正氣之淪亡，是亦先生之烈風漂霰雷霆霹靂也。至于桀犬羣吠，眾口誹謗，直與鵲鷦鷯蛟螭蠅蟻等耳。曾何足言？客又曰：子說誠然矣，聞人之所抑，天必伸之，天之報施，善人不爽也。先生性情卓越，於功名富貴泊然獨好金石鼎彝翰墨之事，構樓十二楹，日以老眼摩娑，其間用相娛樂，一旦不戒於火，焚燭赫烈，蕩然無餘。何祝融之虐與？群小之愠有適相符者耶？曰：此柳宗元所以賀王生者也。今將為先生賀矣。太上清淨之理，凡人之有身，俱稱為累。況身所餘之長物，鼎彝金石翰墨，視人世之貨賄聲色，差勝耳。以道視之，皆累也。天為先生去其累而存其真，真則久久則坐致千百歲，亦須臾耳。余見先生於回祿之後，陶然廓然，無幾

微不憚之意。其得道誠深矣。近築匿峯廬於水繪園側。經鱸魚載脩然廬外於人世聲華之事。如雲煙之過眼。恩怨之口。如蒼蠅之過耳。然則向之文章徵逐。聲氣游揚者。固非先生也。即所為摩挲金石鼎彝於十二樓中者。亦非先生也。迨至霜降木枯。水落石出。而先生之真面目始見。余雖交先生晚。然自喜真見所謂辟疆先生者矣。雖然。列子之示壺子也。屢出而不窮。壺子驚而反走。予術遜壺子。亦究何能見先生也哉。

蠡山記

吾邑無崇山峻嶺。而有清流激湍。城外諸山。極高不過百仞。或為岡。或為阜。或介或連。或卧如修蛾。或豎如高髻。雖離然錯立於溪之上下。每至雨餘水漲。汪波盪漾。羣山皆浮動。山水相涵。釀成空青縹碧之色。遊者不必坐筇輿。扶筇杖。祇一葉之舟。延緣而往。浮嵐煖翠。撲人衣袂。真如身至蔚藍天也。而諸山之勝。蠡山為最。山以范蠡得名。相傳泛舟五湖時取道於此。故友唐聞宣曰。此諺也。蠡者。蠃也。即俗之所為螺也。水經註云。睢陽有蠡臺。迴道如蠡。今此地有巨漾山。峙其中。猶蠡之浮於水面。其說良是。然俗傳已久。村人已祀蠡於山。何能易之。但牽入夷光。因有燕支洞妝臺諸蹟。則諺之又謬者耳。蠡山之勝。以青魚潭石屋劍池為最。青魚潭在山之足。其形修長。

如虛舟約有數頃左有小巖翠竹蒼松鬱鬱深茂右有峭壁俯瞰潭中潭水澄澈作綠玉色深不知所底時見儵魚出沒其間石屋在山之極玲瓏崢嶸如堂如宇可坐數十人劍池則涌出於山之巔彷彿龍湫雁宕也水色深靚幽寒之氣逼人池上有五色石丹砂翡翠森然劍立三處皆為奇觀余每歲必一至或再至三至嘗語人曰蠡山吾白首之石友也去歲以事故未及今歲力疾一往并挈塾中諸子同行至青魚潭藉草而坐息心澄觀神明清滌友人憊患至西茅山看石筍遂不及問石屋劍池過門不入得無移丈及之歟從潭上取徑而東至采石庵小憩僧人官為前導路甚輟輟曲又多桑枝礙輿輿人必曲項折腰而過怨聲喃喃不置及至西茅所為石筍者林立池中然蓬蠡山遠矣即取原道歸道旁有巨石狀如屏橫空屏顏高數十丈友人曰此上可題名予笑曰無庸也夫題名者欲留其名於此山也而此山已為蠡所有矣吾輩碌碌即使大書深刻其上不過風雨剝蝕苔蘚漫漶為牛磨蕺觸之場耳舍今日之樂圖身後之陟其得失何如也急返舟理歸棹濁酒一杯聊舒諸君子登名之勞回望煙螺數點戀戀有情尚想褰衣濡足於異日嗚呼可謂不知老之已至者矣時維甲申仲春客為陳天祐唐元龍程樹宋嗣方八十二翁之孫二人志莘志巖曾孫一人甫十齡亦能步趨至十里不倦喜其在童叟時即有濟勝之具

也故并記之

陳忠毅公傳

陳忠毅公名丹忱字獻之閩之侯官人也登順治辛卯賢書起家重慶府推官時蜀初平迤東猶為十三家所據三省合兵勦之凡饋餉與籌策皆出自公以才名著擢刑部主事丁艱歸服闋補本部榷天津關陟兵部車駕司郎中公在即署間博學多通性和藹近人喜談諧及至論古今忠孝節義事輒慷慨激烈義形于色癸丑授浙江按察使僉事分巡溫處道甫蒞任徧察形勢喟然歎曰甌巖疆也奈何單弱至此以兵巡名官而曾無兵民濱於海而禁其海之利猝有故何恃而無恐時以覲入都欲繕疏上告會滇亂聞命地方官亟歸治所不得上甲寅四月道中又聞閩亂公曰東甌為全越門戶閩亂甌決不保急舍舟從陸戴星疾走自東昌抵淮涉江歷吳越渡錢塘趨婺州下青田江約四千餘里二旬即至甌使公少有顧慮之心知甌不可保而家室在甌宗族在閩俱落虎口徘徊觀望審事變若何則身居局外或可冀免於萬一而公不顧也顛蹙以赴甌事已大壞不可支矣逆弁司空猷倡亂於平陽侵瑞安又有海賊朱飛熊出沒山海以助賊逆將楊春芳擁兵不救且導賊帥曾養性統兵直逼甌郡小南門而坐中權握重兵者則逆帥祖宏勳也早與賊通思舉

城以應公知之。急飛檄請援師。指血淋漓。羽書朱殷。前後絡繹不絕。至遠近居民。爭避入城。叛帥不許。公開門納之。聽其輸輓。城中已有儲糧。民所乘之舟皆繫之上流。以待援師之至。遣家丁羅世安潛至閩。覘賊虛實。部署既定。入署沐浴。望闕謝恩。與家人訣曰。吾與城存亡。不爾顧矣。公子欲從。摩去。以為徒亂人意也。即登小南門固守。身當賊鋒。出示諭民。以大兵且至。爾等無恐。有我在。能發一矢射賊者。賞之。并計首論功焉。公意以為賊狂驕。無能為。吾三衢有督師李公扼其吭。我居東甌。拊其背。閩不難定也。閩定而江右可保。無虞。東粵聞風。亦懼不敢動。則滇尊之羽翼亦翦矣。蓋實有落落大志。而非僅以一死立名也。忼慨登陴。畧無怯容。公儒生素不習兵。乃智謀方略。雖元戎宿將不能及。宏勲心甚公。愈甚。則欲死公。益促。屢檄取守備之具。俱不應。其所操矢石以應賊者。則臨時募卒而已。分垛守望者。父老子婦而已。杆擷擊柝者。寒寒數家丁而已。探敵哨軍者。一衛員而已。城下賊兵。烽火燭天。鼓聲震地。公手發飛礮。其中堅賊為之退。聞援兵且至。公大喜。以為賊滅在旦晚也。宏勲密使游擊馬文始誘公公罵絕之。六月朔。宏勲大陳兵仗。集合郡文武大小羣臣於城東華蓋山之大觀亭。邀公計事。左右有阻公者。公叱之。至則全軍露刃環立。以待。宏勲曰。賊眾我寡。將若何。公曰。城內兵合有半萬。且民心效死。戰即不足。守且有。

餘瑞安兵氣尚銳可相犄角賊腹背受敵勢自瓦解提督親統大兵已至對江吾此
來與諸君商濟師船艘耳顧乃計多寡耶宏勲曰船安在公立語郡倖白鰲宸曰吾
規城下有船泊河干者乃鄉民所棄為數不少爾急駕戰艦於下流截寇兵用民船
於上流濟師何患無船春芳曰無糧何以戰公曰今營餉已給至六月終鄉民蓄穡
水陸輸入城者亦眾君何得以此言解軍士心耶且取逆負固一隅嚮有重兵以制
之雖跳梁兩月卒不敢踰杉關一步地夫何能為吾十載京華今春入覲恭見

天子仁聖威武將帥效命逆不旋踵且繫頸闕廷諸君何無見及此其時開陳利
害言詞激昂亭之外環立露刃者亦皆俛首聳聽寂無敢譁突有出帛書示公者公
起裂其帛曰此物安得至我前哉蓋帛乃諭降書也宏勲作好語給公曰公墳墓骨
月盡在閩即不為東甌全城生靈計再不為宗族計公曰爾亦知有宗族乎爾無為
我計且自為計爾家夙有從龍之勛世受國恩高官厚爵冠蓋滿輦下爾一叛即
九族亦矣爾不自為計乃為吾計乎吾惟有一死而已我躬不問遑恤我後宏勲聞
其言以身背公目左右曰取飯喫胥隱語也運營高魁即持鋼斧擁公出白倖以身
翼之刃加其額幾不免公指宏勲曰叛賊汝第殺我朝廷必寸磔汝復叱魁曰殺
即殺耳鼠輩乃以刃加我耶欲拔佩刀自決魁已揮刃傷公臂刀不能拔兵刃交下

國朝文匯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竟遇害於華蓋山之大觀亭下矣時永嘉令馬瑒大呼曰擅殺道臣如此竟反耶亦被害有前驅卒林義者聞變持槊從山下奮呼馳上連殺數卒幾及魁亦為逆兵所殺宏勳遂以城獻於逆公之配曾淑人欲身殉顧視諸孤曰陳氏一綫尚存我忍使若輩為不祀之鬼乎遂截髮髻面悉散家財啖賊得免宏勳簿錄公之家口老穉數十人驅赴闕公有少妾二人賊所欲得二人挾匕首相向凜不可犯遂放之歸公暴屍於亭者三日其為具棺舉灰與茅藉之者則水師弁游仁甫山側資福寺僧也其持束帛詣死所哀慟且告公予以六月一日事而詳述其語者郡倅白鵲宸也其提携孤寡間關困苦以還闕而卒不肯一屈者公之兄弟雲巖與賡之也督師李之芳上其事

天子為之震悼下所司議卹從優典贈通政司通政使賜葬祭蔭一子入監讀書予諡曰忠毅建雙忠祠并祀永嘉令馬瑒之從公於死者又建特祠于華蓋山之岡為公死所命有司春秋致祭焉二十八年

皇上南巡其子湖州太守一夔於道左叩頭謝恩

上曰爾父盡忠報國朕見爾來益思爾父親書匾額曰名垂青史天語懇懇奎章煥曜瞻仰者數萬人咸曰

聖天子之激揚孤忠有若此嗚呼公不死矣

舊史氏曰予讀唐書至張中丞巡傳而歎公今日之事有相符也公守東甌與巡守睢陽一也公有永嘉令同死即巡之有許遠也公有萃林義與白倅即巡之雷萬春南霁雲也若夫巡之守睢陽以保江淮公之守東甌以保全越此其丹心苦志先後同接真炳耀於千古而不可磨滅者浙與閩比閩亂而浙人心所恃者以衢有武定李公甌有公今李奏成績而公則身與城俱亡說者欲以成敗論之此真不知時勢義理之為言者也文臣例不統兵其所以縮瑟異軼者固然無足怪公以一死壯天下文臣之氣凡為守土者聞公之風皆感慨激昂思以身殉國故吾浙之東西諸郡縣堅壁不可動者實公之一死有以先之也巡欲為厲鬼以殺賊聞公死後高魁與馬文始晝仆見公榱擊之驚呼以死然則公之忠魂義魄方盤結不散安知公不排閭闔叩天帝救五丁挾靈旗威矢吳戈越犀擊賊於冥漢之中也哉公子之為湖州刺史治郡有廉能聲凡全省之大獄讞皆就決焉近復建公祠於西湖之濱與范忠宣公祠並峙奇碑矗矗前後相望過之者為留連憑弔而不能去云

贈中憲大夫子申談公墓誌銘

歲在重光大荒落孟陬之月談選君九乾以其先大夫子申公狀來屬余為誌且曰

此非不幸乾之意乃先大夫意也曰徐子知我誌非徐子不可余聞之瞿然起曰吾何敢誌爾先大夫哉雖然又何忍不誌爾先大夫哉古來歆慕之文大都皆名公鉅卿封君碩彥其子若孫覓一顯貴人翰墨大書深刻於穹碑豐碣之上焜耀世人耳目惟退之於孟貞曜柳河東二人所書壙中之石感慨激發嗚咽欲涕僕何人斯敢比退之然而論其交誼有什伯於貞曜河東者矣山陽之笛猶新墓門之草未宿能不一吐胸臆以報知己於九京哉僕與公生同里又同學余長公十歲輒兄事余通門之誼歷有四世先君子與提知先生訂交杵臼之間出則心膂相託居則形影相依至僕與公尤為風雨晦明之友也憶前辛壬間文事甚盛有高才好名之士出持珠盤玉帛以奔走天下所至則必有甘陵南北之部洛蜀水火之爭惟我荅南數十里間得合志同方之友十有餘人堅如一心不可搖動而其時朱潔湘先生司鐸茲土倡為正誼之學相與切劘道義砥礪文章公則荅南十餘人中的一也未中舉乎尹大會時淮海吳越之士畢至畫舫青簾酒旗歌扇延緣數里吾兩人偕諸子買一葉之舟低頭屈足於樓蓬之下欲一傍睺睨而泊長年三老動想誰何須臾車蓋雲集名刺紛投問荅南諸子安在遂相與握手而起向之長年三老又驚相告曰不意是小舟中有巨人先生在也我兩人為之撫掌大笑既而青衫席帽意闌興阻公於

是息機於所居九曲里。以一丸泥自封。僕亦寄人廡下。抱兔園冊子。覓升斗以活妻
子。為事矣。吾邑自兵燹後。學宮盡廢。團聚牧馬。狼藉宮牆。師生倚席不講者。歷有年
歲。先君子與提知先生。盡焉傷之。因約邑中書宿魁壘之士。計有數家。同謀修舉。而
數家者。各以父兄為董事。子弟為襄事。凡櫛風沐雨。黽手胼足之勞。吾兩人無不共
之也。即毒矢危機。狂風噩浪。吾兩人亦無不共之也。時提知先生與先君子。皆持襍
被宿齋宮。三年不懈。吾兩人竭蹶之餘。即趨侍左右。雁舒行列。各拜其親於床下。起
居安否。潔湘先生笑謂之曰。人言以家庭為庠序。君兩家則以庠序為家庭矣。今廟
貌錦然。俎豆如新。抑知當年數家之父兄子弟。其辛勤荼苦有若是者乎。庚戌余旅
食京師。公忽引小兒元正為忘年交。共讀書寶慶禪寺。燈火青熒。明晤五夜。與梵聲
漁鼓相聞。余丙辰至山中。老僧猶能言往事。如在目前也。還君時已有神童之目。頭
角疑巖。余作書賀之曰。千里駒在膝前矣。君何尚蹀躞不置乎。公復書曰。老驥伏櫪。
壯心未已。吾肯以此事讓兒輩。即君家固有鳳毛。爾亦不宜遽歛其翮也。乙卯選君
果登賢書。計偕之日。公與之同來。蹇驢笨車。夜叩叩舍。即為明燈。將酒掃地安床。相
與笑語。論心至曉。漏不轉。家人私報曰。釜內已絕。晨炊矣。余欣然不顧也。丙辰嗣君
登高第。公待之加嚴。余以微語動之。公曰。少年得第。古人所誡。吾不謹其羈勒。得毋

有跼蹐自喜之意乎。其義方之訓。不以子貴而易。若此。荏苒歲月。竟有存沒河山之感。舊遊零落。惟遺龍鍾衰病之老。長宵倚枕。耿耿不寐。前塵昔夢。迴環胸臆間。所以撫茲寒山片石。而為之咨嗟涕洟。不能自己者也。至公之嫩行懿德。有嗣君之狀在。余畧加排綴。其書家世曰。公談姓慎。其名子申。其字先為汧人。南渡隨蹕。至德清。四世文禮公。元時稱孝子。七世懷德公。成化丙戌。進士。稱名臺諫。歷任憲副。嗣後鳳陽公舉嘉靖丙午亞魁。公之父為提知先生。種德績學。為鄉祭酒。以孫貴膺封爵。崇祀鄉賢祠。其書孝行曰。公事嚴考。能先意承志。事繼母如所生。待宗族姻黨。俱敦睦。伯叔婚喪大事。必周濟之。子弟有可造者。必獎進之。兩孀姑無歸。一應門戶殯葬。俱力任之。其書文學曰。公讀書十行俱下。經義皆得自家傳。十五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七入棘園。丁酉闈中。以第一人相擬。抑於主司。其論文。必以先民為矩矱。曰文章風氣不齊。而理不可易。萬勿為却鄆之步。失其故武。其書交誼曰。公喜為人排難解紛。有魯仲連之風。至於然諾不欺。風雨不避。謀人事如已事。急人難如已難。蓋行狀所述。有然記有之。曰。禮釋回。增美質。故如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能貫四時。而不改柯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嗚呼。僕之所以誌公者。僅如此而已矣。謂公藉僕以傳乎。抑僕藉公以不朽乎。元配汪氏。人稱女宗。與公倡隨。有眉案鹿車之致。早公十二

年卒。公生於明崇禎壬申年正月二十四日。終於康熙辛酉年六月十七日。以太學生兩遇。覃恩勅贈文林郎。直隸順德府沙河縣知縣。誥贈中議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加四級。汪氏處士元明公女。生於明崇禎辛未年五月初一日。終於康熙庚戌年十二月二十日。勅贈孀人。誥贈淑人。子三。長九乾。乙卯舉人。丙辰進士。由知縣卓異。歷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次九齡。邑庠生。早故。次九叙。廩貢生。現任行人司行人。茲以康熙辛巳歲二月二十有七日。合葬於武康赤岸山之陽。此選君一人。拮据負土而成之者。為之銘曰。

浴德珠淵。潔身玉府。恭惟印友。修無度義。耨仁耕。麟威鳳羽。祥開後人。美濟前武。名冠青芳。綸褒黃土。玉璽金鵝。月泉風渚。幽人之宮。穹隆千古。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二十七

蔣

伊字渭公江蘇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官河南提學副使有莘田集

秦蜀荆楚形勢議

一

論明祖鄒陽之捷

一

論明祖平吳

二

論安南之役

三

論東林黨局

四

馭將說

五

閔派魯

字伯宗河南祥符人官濬水縣知縣

大梁張林宗先生傳略

七

顧

汧號芝巖江蘇長洲人康熙癸丑進士官河南巡撫有鳳池園集

新修永定河隄記

九

盧元昌

字文子江蘇華亭人諸生有梅餘稿

食心論

十一

諡篇序

十一

山周序

十一

廣耦耕堂記

十二

王孫爵

字公錫安徽涇縣人康熙癸丑拔貢官白水縣知縣

遊西山碧雲寺記

十三

彭定求

字訪濂一字勤止江蘇長洲人康熙丙辰會元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有南畝文集

震川貞女論辯

十四

重刻周忠介公年譜敘

十四

王純甫先生遺藁敘

十五

郭鯤溪先生詩集敘

十六

周端孝先生傳

十六

吳浩然先生墓表

十八

廬陵知縣陸先生墓誌銘

十八

張溯顏

字禹思江南常熟人諸生陳確庵先生弟子

確庵先生私諡安道議

二十一

翁叔元

字實林號鐵庵江蘇常熟人直隸永平籍康熙丙辰一甲三名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有鐵庵文鈔

救災議

二十二

論宋免役之法

二十三

許承宣

字力臣號筠庵江蘇江都人康熙丙辰進士官工部給事中著青芬文集

西北水利議

二十四

陳錫嘏

字介眉號怡庭浙江定海人康熙丙辰進士官城隍有泰山堂集

孔明自比管樂論

二十六

錢清溪先生傳

二十七

鄉進士陳協祁墓誌銘

二十八

分巡甯紹道王公行狀

二十九

黃百家

字主一浙江餘姚人舉洲先生子國子監生

止安趙先生傳

三十一

王與曾

字元亮一字思鵬號龍軒山西太平人康熙丙辰進士官湖廣通判有旭華堂集

古廬官廟碑記

三十三

梁廣庵先生墓誌銘

三十三

劉陰

字相斗陝西韓城人康熙丙辰選
士官至貴州巡撫有宜夏軒集

先賢卜子祠堂碑記

三十五

滕縣知縣王公墓誌銘

三十五

國朝文匯甲集卷二十七

秦蜀荆楚形勢議

蜀江東下。黃河南注。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在川陝。

通楚蜀。東連豫晉。其所以為形勢之首者。以其足奪黃河之險也。四川北走秦鳳東。

下荆襄。其所以為阨塞之區者。以其足奪長江之險也。自古以來。守在秦者。戰必在

蜀。蓋得蜀則南可下。守在蜀者。戰必在秦。蓋不得秦則北不可定。然皆利於速戰。而

不能持久。則豈非以饋運之故哉。全陝之勢。咸陽三輔。而屏蔽實在隴右。令河隴未

靖。長安未易守也。況漢中當蜀口。寇若一枝出秦隴。窺長安。而悉其銳以趨漢江。合

西山之寇。以攻鄖襄。此亦天下之深憂也。荆楚之勢。一曰襄陽。梁武起兵於此。以平石頭。元兵下

破荆門。彝道是彝陵者。荆州之門戶也。一曰襄陽。梁武起兵於此。以平石頭。元兵下

宋。先取襄樊。是襄鄧者。全楚之首也。知有彝陵荆州。而不知為襄樊之備。非真知勢

者也。寇若以疑兵出岳州。而從漢江窺襄陽。則可以扼我之首。而北之門戶塞矣。將

荆州亦不能以自固。知敵之所攻。則知我之所守。明于守之要害。則可以知戰之利

鈍。方其始也。漢中平陽之間。利用守。長沙澧岳之間。利用戰。何則。蜀之饋餉難繼。而

長沙財賦甲天下。不慮轉輸也。主兵者反是。能無敗乎。今則荆楚之勢。進不得戰。而

秦蜀之勢且退不能守矣。此可為長歎者也。在陝之所恃者沿邊之勁旅耳。而饋餉之途無由自致。夫以數萬之眾而欲責其枵腹荷戈。是不戰而先自敗也。至荆岳之間則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使寇得安意肆志而養其全力以出於秦天下之勢方如做廬補其與又慮其隅整其摘又慮其棟搢持之道是所望於羣策矣。

論明祖鄱陽之捷

元季羣盜汝顏先起而後蘄黃鄧州襄陽之盜應之。各有其眾各戰其地。獨徐壽輝之眾久而彌熾。陳友諒為壽輝將。驍勇剽鷙。天完之後繼以偽漢。其勢駸駸乎大矣。寇太平陷安慶。五六年間與明太祖興師構怨。迄無甯歲。其後戰於鄱陽。卒以敗死。或曰當太祖出援安豐。使友諒能潛兵直趨建康。以六十萬之雄師風旋雷擊。攻其空虛之城。所謂虎方捕鹿而罷。據其穴搏其子。覆之必矣。計不出此。而頓兵堅城之下。圍南昌八十餘日。始出鄱陽口。東向以迎我師。自取傾覆。宜也。或曰昔項籍執諸侯之柄。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弑義帝於江中。有一亞父不能用。卒死垓下。友諒雄略遠不及籍。太平既陷。遂弑壽輝。僅一趙普勝不能用。不亡何待。或曰太祖攻安慶未下。用劉文成之計。疾走江州。傾其巢穴。進拔蘄黃。旋師下安慶。於是胡廷瑞以南昌

降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楚之重鎮而吳西之藩屏也得南昌是去友諒之一臂矣凡太祖之所以勝友諒之所以敗皆出乎此嗚呼此所謂不知本者也吾於友諒之戰龍江而嘆其慮之不長志之不大而死於鄱陽之晚也方友諒僭號采石兵力倍於太祖聲言東下建康震動使其時通一介之好以玉帛相周旋則太祖必不敢移兵相向於是乘利席卷鼓行而西彼韓林兒劉福通之徒皆非戡定材也元之將帥徒恃一察罕而罕則死矣進取襄鄧以窺中原收膏腴之地制要害之郡弓矢則括蔽洞胸劍戟則陸斷水截及其鋒而用之而天下大勢固已定矣不此之務而以之小忿尋穴中之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夫兵憤者敗友諒徒憤其疆圉日促

故大治戰艦師號六十萬進攻撫州而太祖亦將三十萬眾自當之彼出之以怒此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克固不待兩軍相攻而勝敗存亡之幾已形於胸中矣方其始也友諒何嘗不有并吞八荒之心哉知尺寸之利而不能有所棄知旦夕之憤而不能有所忍是以成禽也吾聞之曰殺虎者易殺虎子者難殺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使友諒不空國而來太祖即欲勞師遠伐我有攻取之器彼亦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予觀江東橋之役蓋太祖惟恐友諒之不來也乃誓師東下方以為投鞭斷流建康在握及智力孤危投足無路可謂窮矣吾故曰兆鄱陽之死者

龍江之戰也。嗟乎兩軍相距越百有餘日。亦幸大命有歸。故天下無伺隙而動者耳。使東吳之師乘虛深入。而掃廓帖木之兵。強於山東者。亦乘其敝而致師焉。吾恐友諒之眾如朽。推腐落而明之為明。未可知也。君子曰。是役也。友諒與士誠俱失焉。而元亦未為得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論明祖平吳

古英雄之君。必有取天下之慮。而後可以保其國。劉豫州之才。不及曹操。然當其竄驅中原。百敗而其志不挫。遂有巴蜀以成鼎足之勢。劉下邳。拔起草莽。討桓元。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破南燕。滅姚秦。關東之民皆歸之。轉戰西北。幾有天下。然後可以偏安江左。蓋必有進取之略。而後成退守之計也。嗟乎。彼張士誠者。特寇攘劫奪之雄耳。烏足以語此。當士誠陷高郵。改元稱王之日。太祖駐滁陽。所部萬人。糗糧不給。可謂困矣。使士誠此時提孤軍乘勝龍擊。疾據金陵。龍江采石之間。旌旗相望。則三吳之地。可不煩兵而下矣。於是拓地千里。帶甲數十萬。南面稱孤。此亦一時之雄也。不知出此而潛師航海。進克平江。欲奄有吳越。自比婆留。豈不難哉。及太祖定鼎金陵。驅除江左。東南形勝。已不啻扼士誠之吭。而拊其背矣。雖然。友諒不滅。士誠不亡。昔肘足交乎車上。而智氏地分。吳之與漢。此正用肘足之勢也。且漢之相攻戰於

千里之外。吳之相攻。戰於百里之內。鄱陽之役。士誠能抗亢擣虛。直犯建康。強敵歷境。而國勢內潰。明之興亡。未可定也。太祖旣勝鄱陽。不敢西蹙武昌。旋師而東者。亦拳拳以吳之乘虛為慮耳。區區戎簡。豈足以知大計哉。乃擁師數十萬。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今日滅漢。則明日吳從而亡。爾豈不悲哉。予讀功臣本傳。吳江陰扼大江之險。而士誠舟師不敢窺金焦。耿長興據太湖之口。而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至李岐陽之守嚴州。湯東甌之守常州。皆能摧鋒卻敵。控扼強吳。夫蔽吳所以滅漢也。漢旣滅。則士誠小醜。不過如釜魚籠鳥而已矣。是滅漢正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浙西蹂躪之時。而亡於將士堅守之日。信哉。當太祖在九江。士誠寇長興。及侵常州。侵嚴州。皆破走之。浙東亂。呂珍兵十萬圍諸全。胡德濟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李文忠築城五指巖。李伯昇十萬師不能拔。觀此。則士誠之左右。其將略亦可知已矣。據險之勢。失之於先用師之機。失之於後。而左右之將略。又卑卑不足數。為士誠計。交臂受事。屈膝請和。犧牲玉帛。陳於境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俯首繫頸。委命下吏。功且與錢俶等。而市怨結禍。侈言并兼。意氣橫溢。不欲以實融自處。所持者狹。而所願者奢。然則為士誠者。亦惟有死而已矣。吾嘗論天下之大勢。西北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天下之亂。多起於山東。而不能以成功。蜀中之險。僅足自完。若秦漢

之故都金城千里。四塞為固。而河洛荆湘之地。洪河大山。亦可以控制天下。至於吳越膏腴之郡。出租賦以供上國。則有之矣。自保且不暇。而何足以圖中原哉。劉文成之言曰。士誠不過自守賊耳。太祖初致書士誠。即以愧罵相況。蓋久已目無強吳矣。而士誠猶侈然自大。比於夜郎。嗟乎。是猶富人之守財也。積而藏之。拒戶而守之。欲求不失也。蘇子曰。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吾於士誠亦云。嗚呼。悲夫。

論安南之役

自古創業之君。身親矢石。得天下於鋒鏑之間。而能慮深計遠。長保社稷。則未始不由於敗衄也。漢高帝蕩滅羣雄。而自彭城之敗。始能進而知所以取。自白登之圍。始能退而知所以守。及光武祀漢配天。狼望之北。廬山之蹙。未嘗走一介煩檄書也。西方諸國。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達其意。再四不許。豈光武不知兵哉。厯變久則慮患深。故英雄之所求。明聖之所卻也。唐太宗用兵如神。既破走突厥。高昌吐谷渾等。恃其餘威。親駕遼水。魏徵之諫不行。而天下蕭然苦兵矣。由此觀之。人君用兵。每舉輒勝。固非天下之福。而亦豈宗社之幸哉。蘇子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小。而禍速。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其亦有見於此而已矣。如永樂中。安南之役。其始也。故王孫陳天平來朝。而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成祖聲之以大義。遣黃

中等送天下還國。而李犂篡逆之賊誘殺之於芹站。欺上國。戕使臣。於是赫然誅之。二十五將軍之師奮揚於嘉林三江之間。當是時。繼絕至仁也。討貳大義也。煌煌天朝。師邁雷震。功成折首。不亦壯哉。永樂六年。簡定為寇。復命張輔帥師二十萬。眾征之。七年。敗之於鹹子澗。八年。盡殲之於東潮州。九年。陳季擴之徒弄兵於東西都。十一年。季擴授首。交趾復平。十六年。清化土官黎利繼叛。而交趾自此杞惶矣。昔人謂洪武中沐英平雲南。即命英守之。蓋西南夷之所恃以靖者。唯沐氏。非他將可以鎮壓也。交人所憎服。孰有踰於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下。英國三召還。而叛不旋踵。使其久鎮殊俗。二三紀後。交南長為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當時之謀國者。計不及此。惜哉。而予獨以為不然。當安南初定之日。張輔求故君之嗣。俾繼王爵。而國中父老皆言陳氏子孫無有存者。於是立郡縣設十衛。而安南遂隸我戎索矣。使當日朝廷無喜功好大之心。訪之國中。求故王之子孫而不得。則立親親無可立。則立賢。鎮撫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將遐方之聞之也。其誰不震服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安南雖遠。其孰非羣隸臣也。不是之務。而遽奄而有之。古人云。牽牛以蹊者。信有罪。而奪之牛。罰已重矣。一二十年間。中原之人暴露瘴毒死者十六七。嗟乎。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至宣德初。陳智方政之兵敗於茶籠。始議棄交趾。而

英國寒夏皆以為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後之人亦為徘徊三歎。惜其功成而復敗。而不知此皆不深於大計者也。使當日交趾不棄。歲歲竊發。一二傳後。天下之騷動又當何如也。正統中。麓川之役。連兵十年。升秩萬數。迄無成效。武安君有言。絕河山而爭人國都。甯有濟哉。獨是交趾可棄。不棄之於成祖之初。而棄之於宣宗之日。其後黎利篡陳。而自立。遂封為王。則於懷遠之仁。討逆之義。兩無處矣。嗟乎。兵易動而難靜者也。太宗遼東之駕。成祖安南之師。上下千古。如出一揆。夫窮四海者。好武。慮子孫者。守經。自古人君之度量。其唯光武為不可及也夫。

論東林黨局

天下之權。不可不操之於上也。操之於上。則賢否別。刑賞當。二三大臣。雖有所齟齬於其間。而是非不淆。煩囂不作。天子之權不下移。而國是以定。逮乎後世。主權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忠臣義士之氣憤懣而不得發。天下之豪傑。不勝其鬱鬱之志。起而振之。士大夫之好勇而輕進。負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黨論之興。蘊崇沸騰。興國運相終始。如漢之甘陵汝南。唐之牛李。宋之元祐熙寧。其始也。君子小人。堅壘不相下。及其破決蕩裂。小者傷。大者死。黨禁錯互。朝野震動。以人主之國為孤注。而天下之勢。遂至於橫潰而不可救。予觀洪武中。劉文成與韓國議不協。首開黨局。繼

而憲宗之萬彭劉尹孝宗之劉吉王恕內外盤牙互相角立亦何嘗不有殿上之爭哉而朝廷清明法紀整肅盈庭之議不至於混淆仁賢之路不至於壅遏者何也時天子英明而權操於上也神宗末年天子深居重襲小人近倖孽牙其間一二君子奮起下位以指拉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東林之起也海內負清名者相為引重士之趨之者爭相濯磨願附後塵一唱羣和遐邇從風迄於嘉宗黨論愈熾小人以婦寺為窟穴牽連門戶之說煽亂國是積羽沈舟羣輕折軸遂令黨錮諸賢收掠誅伐幾無遺類合天下之善人君子塗炭於黃門北寺之間不亦痛哉東林之盛虛附者借以遂羶慕之私東林之衰實修者因以賈亡身之禍當是時構禍者小人蒙難者君子下不幸而有為君子之名上不幸而有殺君子之實兩不幸而國家從之矣識者謂此固小人之罪而諸君子亦與有過焉才智之士銳功名而嗜進取夫獨非人情乎士君子負高世之節使小夫壬人局於下而無所容則其心必將悻然而不服而君子又不能和其不平之心援者欲登之九天擠者欲排之九地深壘高牆隱若敵國於是蠅營狗苟之徒始磨礪而思刺刃矣昔晉賈謐之二十四友唐王伍王叔文之八閹十六子其人豈盡不肖乎亦在乎吾有以用之而已善除小人者招之以攜其心寬之以隨其常則天下安至有白馬濁流之禍哉從來名節之士類不能持

平心與黨議如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流。若夫牧豎皆知其為賢也。然以賢人君子之盛如此。不能衛國而卒以殉國。於國家亦奚賴哉。蘇子曰。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夫國之有黨。由於權之移人。而權何以下移。則人主自為之也。神宗之朝。奏請不行。邪正不別。或以一事而滋同朝之議。或以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人臣雖敝舌綴脰。天子亦慙置之耳。嗟乎。蕩之詩呼天。板之詩呼文王。告君者切矣。而終若不聞。奈之何不底於亂且亡也。予嘗謂靈帝之末。有宦官。無黨人。而漢之運且與黨人而俱盡。神宗之末。有黨人。無天子。而明之黨人亦與國運而俱亡。夫人之有元君。天下皆稟命焉。命之不行。將安用之。吾故曰。天下之權不可不在上也。

叙將說

善馭將者。貴審天下之勢。夫所謂審勢者。亦權衡於內外輕重之間而已矣。方唐之盛也。內外相制。故英衛褒鄂皆能度城斬邑。下將降旗而伸其威於天下。及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自此牙將殺刺史。軍卒殺節度使。上皆不聞有處置之命。而軍中所欲立者。節鉞隨之矣。夫偏裨小卒。敢起而殺天子之命將。則是其心無所畏也。朝廷不能討。又從而招之。則是在我無所恃也。唐之患在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四出。而國之勢遂以一潰而不可復支。陸贄曰。王

者居重以御輕倒持則悖。又曰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能。用。審如是則內不可不重而柄之不可以倒持也明矣。今以四海之廣將不可謂不眾。然而平居則縻其爵。有急則叛其君。此甚足怪也。且天下矯箭控弦數甲砥劍已二年於茲矣。而高鷁未挂於增繳。波鯨未登於砧釜者。意者鈞射之道。或有未盡乎。或曰。馭賢將者當示之以信而優之以禮。如齊威之任章子。魏文之任樂羊。所謂推以赤心也。至漢文之於周亞夫。則不憑萬乘之尊。不嫌一揖之薄。而孰知細柳式車之禮。已收其報於七國矣。或曰。馭才將者當結之以恩而折之以威。宋太祖善任使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凡筦榷之利悉與之。而又能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威。以是所向有功。凡此者皆知所謂馭將之道。而不知所謂審勢者也。善馭將者能挈天下之重勢而還之京師。俾內有所恃。外有所畏。於是撫之則易悅。誅之則易定。推之以惠則易感。裁之以法則易服。疆圉可使之相守。險阻可使之相越。吮鉞癘瘡金鐵可使之受命而不辭。將如汾陽之仁可也。如臨淮之悍可也。復何患哉。

大梁張林宗先生傳畧

閔派魯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庵大梁之中年人世居晶澤里為太保震峯公之中子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跏稱佛號至廿餘窮極楚典每有詮解不落下來太保公為娶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太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學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為制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頽然揮灑如雲煙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祕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太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惰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孔北海但有其願先生實有其事蓋非虛語云先是太保公卒于白下先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聲上書義意悲盡郡侯愧謝一時士大夫傳誦焉先生以辛卯舉于鄉十上公車不達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人誣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眾之矯後烈皇帝詔舉天下賢良方正之士同里張東竺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

逆行倒施。吾不能學眾之偽。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渙隱。又號慈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為幸。先生以應酬煩。時避客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津二十四泉之一也。先生創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即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陂諸詩。即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髯。蘇半升。僅渡淵明酒。三寸縷。容子夏冠之句。乘販車。無頂帽。一老特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觀。如溫公在雒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頽然自放。世無繇測其淺深。性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游之士。如金谿文大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周子元亮初見先生。先生即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師事元亮者。凡八載。至卯辰。元亮捷去。始辭其家塾。別先生。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檄左衛。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庶幾通黃河一綫。以為糧餉道。當事者不行。據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人則飽歎兵。勢且兵興。已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掾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咎寇。寇暫卻。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耳。奈何以身為眾倡。時撫軍高公日命人視先生城上。以占安危。先生耄矣。雖無求于平原。猶日率門

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怠。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先生陰有功焉。水灌城。先生急取所著詩文數尺許。自負之。至其內弟和玉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隼。三子允集。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卻從撫軍公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昇。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之子也。安肯從爾。遂罵賊死。水益漲。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沈。乃移筏就和他氏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厥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沒項背。已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于先生之側。撫軍公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公哭之慟。并葬之柳園。高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集。時年十三。依浮木與老僕婦存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餓甚。謀欲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之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共為救之。乃得免。先生為德于鄉數十年。無長幼弗沾其澤者。此其報乎。三公子流離河北。見者悲之。而莫能助。周子元亮時令淮陽。遣吏覓之。河干三閱月。始得之。遂如灘。為述先生水訣言。吾生平為文。迄今五十年。竟一無表見。今國破家亡。吾即死。兒可趨周子。周子賢者也。道吾所以託孤之意。元亮持而泣。

泣且失聲。今觀諸孤撫于元亮家。元亮官南臺。適徵先生詩文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幾先生血允不絕。而先生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耶。天下賢士大夫。儻亦有進而慎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

新修永定河隄記

顧沂

永定河之名何昉乎蓋自康熙三十七年

上允河臣疏請而錫之以嘉名也河發源于太原之天池伏流至馬邑從雷山出為渾泉合桑乾河及雲中諸水經太行山不得肆迤至京西盧溝地勢平而土脉疏衝激遽徙靡常以其流濁故曰渾河以其色黑故曰盧溝燕人以黑為盧或謂之盧溝河亦名小黃河要之其性不恒定也金大定中自麻峪村分引盧溝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以溉田又導入京城壕而東至通州北入潞水渠成未幾以奔流岸崩淤淖淺阻而止後又決于上陽村元大德初渾河溢為民害閉金口開繼而修上流石經山河隄至順初有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之利者工部相視覆奏盧溝自橋至于合流從無漲舟上下此不可行船之明驗也至正間復議行之許有壬力陳其不可且言通州去京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乃舍近便而遠就通州乎又水性湍急加以夏秋霖潦漫決堪虞若不建閘必致瀉洩若建閘則泥濁淤塞脫脫竟行之費用不貲卒無成功明洪熙初決狼窩口岸宣德中屢決屢築正統中決小屯廠西隄嘉靖間盧溝隄圯命雷禮往視盧溝東南有河自麗園莊入直沽下海稍東有金河從固安入直沽下海乃先疏濬故道而後繕築長隄

釐以石于是河稍定而無大決

今上聖德神功懷柔河蕞比歲南巡親授治河方略黃運兩河亦既平成奏績矣而已飢已溺之心無間遠邇因念畿輔民田困于水患灼知渾河及漳滏漳沱諸河會流汎濫欲使清濁二河分流以殺其勢乃命于成龍治渾河王新命治清河各給庫銀二十萬又以時值農務不得役用民力令八旗夫役儲器修築遂于戊寅歲三月興工自盧溝橋至內外狼城計二百里東西兩岸設分司二員筆帖式三十四員又添設河兵二千名以把總四員統之明年五月冲決俗傳河神以豬龍畏狼故其下流不趨狼城而潰壞民田也

上親閱視欲改河道直流自郭家務起至柳盆口會清河入淀凡五十四里工部估計需用二十六萬金時于成龍已調總河即賜王新命勅印總理永定河務奏令原任督撫在籍者俱赴河工助貲効力凡二十餘員畢集京師三十九年正月列名上請

上分其半往南河留其半以治北河二月

上乘舟由子牙河相度而來抵三聖口審視諭令濬河築隄下埽釘樁使渾河入淀清水相通可以暢流蓋審算周詳隱寓治南河之法即以渾河為黃河以清水為

淮水用清通澤即用淮敵黃之意也三月興工擇其地高可施功者先募夫修築督修者為原任督撫分修者為地方佐貳官四月

駕幸新河隄復遣工部侍郎白碩色監修五月河水暴漲由東岸舊河冲決延及新隄清涼寺沈家莊諭令停工而王新命仍令堵塞費鉅而工弗成于是治王新命等罪而專委巡撫李光地總理修築乃告成事仍責分司動帑歲修是役也上軫念民生欲俾甸服之界咸得收爾田宅爾宅德意至厚今仰賴

廟議河工底績顧總總竊有慮焉此水性湍而質濁流急則土疏而隄善崩流緩則沙停而河易淤宜于柳全口設船二十號用古人鐵簾滾籠之式分責河夫於夏秋之月更迭爬梳庶有勞乎雖然猶有慮渾河之賴清河以通之也理固然也無如每歲渾河發于五六月清河發于七八月以先發強暴之水待後發微弱之水蓋未至于合流之口而河身之淤墊已多此勢之必然者噫微獨渾河也凡清流之性緩而勢弱濁流之性急而勢強莫不然也無定之氣即一定之理也善後之計惟在隨時補救而已矣

食心論

盧元昌

人心之亡物應之因而食心之螟苗受之也螟冥也冥然無形潛於其中陰為之賊故其為苗害也特甚方苗之生其然盛也農旦夕撫之曰天將畀有年大庇我家人婦子載發載秀咸有望矣忽然其粒皆耗或曰有蟲細察之非由外入苗之中其蟲如沙則螟也夫食心曰螟其生有故大抵苗之心欲其虛虛則達欲其直直則遂不虛不直則鬱炎其中而螟為之災則是螟也固苗之心自為之也人心緊獨無螟乎彼人之為心方寸耳以包萬物以應萬事必也養之使虛則攻取者不入培之使直則撓亂者不至不然或勢焰以灼之或貨殖以蠱之或聲色嗜好以淫之甚者背公植黨欺君罔上以銷鑠之甚者設機穽以籠愚者張威武以壓弱者而噬人者適自噬蝕人者適自蝕焉夫受灼受蠱受淫受銷鑠受噬受蝕者心庸知灼之蠱之淫之銷鑠之而噬之蝕之者亦即心不養之使虛培之使直使其心生生不已而枯亡之豈真有物焉或食於心則其心自為之食而於食心者何尤焉此人也方其食於中而不覺龐然人耳或則仆矣彼苗也方其食於中而不覺茫然苗耳或則萎矣不心之咎而惟螟是責之蟲又何知雖然老農之心死亦久矣有時焉豐年穰穰莫知其碩其心之常不足也是亦螟也

詒篇序

詒遠也。詒篇成。客詛余曰。子之以詒名篇。甚哉子之誤也。凡詒後人者。詒之以利。或可以得生者。不然。或可藉以成名。子挾不律。嚶嚶然以文章鳴於世。吾見子往年擯於有司者數矣。以是為詒。是猶耕者以石田為世業。工欲世其藝也。不授以宋斤魯削。而以鉛刀畀。賈而欲贏。不告之以居奇之善策。而以己素所折閱者為之謀。吾見子生日瘠。名日喪。而利彌絀。何不祥至是而休矣。余曰。否。否。僕豈不自料其術之疏。亦豈樂以自誤者。誤後人。然有說焉。天主之也。人為之耳。信如農然是穢是蕪。必有逢年。而况斲輪之巧。何嘗可傳。古之善居積者。莫如白圭。其為道也。不過人棄我取。但授以穢蕪之具。運計夫田之石與否。所以得心應手者。器之利鈍。何與焉。般不為人之所取。有日焉。人其舍諸。僕雖見擯於有司者數。而守之終身。不遷其業。畀之後人。其齒芬報乎。或器終苦窳。而貨卒不售。亦未可知。其為之人也。遇不遇天也。告子孫以為我之所當為。如是焉已矣。不然。同一不龜手之藥。或得其方。說人主。取封侯。彼一人者。終其身泝澣。而不改其業。何也。客默而退。

山周序

余讀東漢周彦祖傳。慨然追慕之。彦祖生於華族。性廉介。有高世節。辭安帝徵守先

人之敝廢於岡畔。非其身所佃漁不食。可謂獨行君子也。今山周氏其苗裔與。其孝友傳世有足多者。山周氏著姓於天馬峯間。世居山。故曰山周。元明迄今。閱四百餘載。自宣慰使有功德於鄉。鄉人祠之。生而典型於里。歿而祭於社。當時之賢人君子。聞風而過者。率徘徊題詠不忍去。數傳至怡泉公。克紹厥緒。生三子。恂恂友於。其孝即以孝為字。曰孝來。性忼慨。好調人急。家亦遂中落。舉其八。天其五。所存方城允修。侶三。不幸侶三又早世。嗚呼。何善人之無祿也。今夫親歿而難斯搏。顧飲粥深墨。成人之禮也。侶三三年十餘歲。執親喪。哀毀瘠立殆不欲生。男女人之大欲也。壯而受室。人之常也。侶三以親未大葬。誓不娶。願以牧犢終其身。待猶子。如昔人之一夕三起。亦至矣。侶三以兄子襁褓失恃。躬撫之時。其饑飽寒暖。直以身為慈母。誼之薄也。世無郭元振范純仁其人。方城允修。羸服走京師。冀得館穀。以窀穸其親。天不弔侶三。又歿。兩兄哭之慟。不忍以弟不娶無後。將來致沒賢弟之名。而博徵詩文以傳之。豈不賢乎哉。昔人與田蘇遊。而白好仁舉而爵之。朝汝南兄弟之賢。同里者皆稱道之。揆諸古者鄉舉里選之文。是亦可以舉於朝而無愧也。吾聞仁人之里。孝子之門。長者武之暴客。弛兵而過。孝友如汝南氏。豈不足以風世而勵俗乎。世道之衰也。冠蓋世其家者。爭為之傳。巖穴積行之士。湮滅不章者。可勝道哉。授簡時值子目青未。現家

人搖手曰。夫子且休矣。予曰。無傷。予非私於汝南氏而阿之。誠樂道人善。性所嗜也。將以聞譽德而章孝友。亦所以為教也。何病焉。遂力疾而為之序。

廣耦耕堂記

秋堂兀坐。誰為子耦者。耦凡几。齋耦研研穿。耦書書囊盡。適閱拂水先生耦耕堂記。曰。若是乎耕也。而耦在其中乎。噫。噫。世亦知耦之難言也。夫耦仕者於朝。此彈冠。彼結綬。相與推輓焉。未幾競於勢。耦也適相傾。耦貨者於市。此牽車。彼服賈。相與徵逐焉。未幾競於利。耦也適相爭。耦藝者於黨。整閭。此操觚。彼染翰。相與月旦焉。未幾競於名。耦也適相伐。甚而水火若敵國然。耦何取。然而千耦其耘。十千維耦。幽頌之於耕者。噴噴不置。意者成周盛時。有聖人在上。其君相修明禮樂。仁漸義靡。薰蒸之久。人人飢膚。故耕者樂於野。千百其羣。相親友愛。歡然如一父之子。末世不能容一耦。間有耦者。異而誌之。如春秋時仲尼問渡處。記長沮桀溺之耦。而耕者拂水先生於故明坐鉤黨落職。慨然思踐故人程孟陽昔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時。耦耕之約。為是築耦耕堂以寄意。嗚呼。亦足見其侘傺不堪。舉世無徒。託之於此也。雖然。天下之無久矣。耦亦安得有耦哉。漢李膺甯華歆。一則鋤金不顧。一則取視還擲。其耦而不耦者何如也。

遊西山碧雲寺記

王孫爵

凡山之深秀者必得源泉以舒其脰而後林巒之美始有以增其靈活而暢其形勢蓋山地之骨而水地之氣骨主靜而常峙氣主動而常流使有山而乏水雖其勢甚雄渾外望之若可觀而中實無所有譬之人身骨俊而氣餒則亦枯槁而弗潤矣然山之在東南得水恒易而山之在西北者得水恒難以東南勢下西北勢高天下之大地然也若乃西山之有碧雲寺豈非踞山水之兼勝者哉夫西山托基當神京之西北峯巖斗峻其勢甚高似難得水而碧雲寺之東北隅獨有龍湫在焉其源自山頂發脈中間現而忽隱隱而忽現不知幾經幽折而後注於此好事者覆以石屋承以石龍水從龍口噴出璣珠灑玉匯為巨潭秋旁建二亭倣晉人遺意繞亭引為流觴曲水凡遊西山者莫不攜壺至亭以為選勝之樂余與諸友亦望龍湫而集飲焉爾時秋高氣爽清風徐拂諸人解帶脫冠列坐渠旁流杯數行歡噱盡日而左右林木翳鬱竹陰纒綿時時有蒼翠落衣裾山鳥往來鳴噪遙與秋水聲相應幾不知身之在何境矣因思晉人之宴蘭亭也以暮春修禊事也余之遊碧雲寺也以重九聚良友也蘭亭之有感於生平也恐修名之不傳於後也余之徘徊於重九也欣佳境之得於現在也無所迎於前無所異於後惟同諸友與茲水結一日之契浩浩馬落

洛馬何必蘭亭之是襲而上已之是拘哉雖然聞碧雲寺之左有玉泉山馬一派蘇
翰遠達都城得毋視龍湫而猶勝耶明年春花香日暖或且策蹇而問諸水濱諸友
尚能從乎同遊者傅廷玉陸含章及八九人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九日記

震川貞女論辯

彭定求

余讀震川集其於閭閻貞烈之行表揚甚力心甚折焉獨觀其所為貞女論深文周納罕中倫理殆非所以為教也夫謂女未嫁而壻死改適固無害此通乎人情而為言也不以壻之死而易其初心孀孀然抱影以沒世甚者捐軀絕命而不辭此至高之行蓋出於不容己之天性又或有不得已之故激之而然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則不得以能為人情所難者為非禮也論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理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似也然女子在室既已行媒受幣通名姓締交親明知有父母之命矣壻即死而父母之初命故在也成父母初命不得謂以身許人且即以身許人而從一而終之死不二所以敦厲廉恥者孰過於是而奈何反以為譏也又曰六禮不具壻不親迎是無父母之命而奔也夫奔之為言惡乎其苟合也彼貞女者初非有情欲燕昵之私誠不忍負心於冥冥焉爾其適壻家也上之可以奉舅姑下之可以延宗祀此志士仁人之用心也區區責以授綬合卺之文殊不達禮以義起之故矣又曰陰陽配偶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遇是非氣傷和也夫草木之性情有宜於暄日祥風者即有宜於層冰積雪者遭時不同賦命亦異如第以配偶為言道其常矣而不達其變烏足語夫歲寒之操忍死

以成獨志者哉。至援曾子問二條。一曰。皆有父母喪。免喪而弗娶。則嫁。一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二者。今能行之乎。設由弗取。則嫁之說。則皆必討背盟之罪。設由未廟見而歸葬之說。則女有同離絕之嫌。書之。不可盡信久矣。必援是以證不改適之非禮。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況曾子問又曰。女未嫁而夫死。服斬衰以弔。如可往弔。則亦可終守。且斬衰何服也。全乎其為婦也。服從婦矣。獨禁其以婦終邪。又何言乎不貳斬也。若曰。未嫁則宜唯親之命是從。然人子之事親。亦不專以從令為孝。全女德之貞。適以章母教之善。豈為傷孝乎。今之說者。多援震川是論。謂為中正之道。余觀大易卦義。要歸於貞。而於女德尤兢兢。女而貞。斯所以為中正也。一貞而女德備焉矣。嗚呼。此道之不講。冠纓失之巾幗得之。幾希絕續之關。於是乎在故不可不為之辯。

重刻周忠介公年譜敘

周忠介公年譜者。公友人殷氏所作也。歲久板燬。定求訪得一編。與公冢孫靖重謀。授梓而冠以思宗贈卹誥命三道。附石齋黃公所撰神道碑。汪編修琬擬明史本傳一篇。暨公冢子茂蘭血疏二通。於是塵埋蠹蝕。煥然一新。覽斯編也。知公之行已服官。凜凜從慎。獨中來。所以忼慨赴難。激發人心。不能自己。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歟。嘉

宗初忠直名臣播列在朝先後排擊客魏權姦側目其勢誠不容兩立若公既解組歸田稍自韜晦以安其身要不愧為特立獨行之君子乃必危言叢論不懼兇鋒而不止者何哉蓋公之心深憫夫宗社之將傾乾坤之幾毀徒以身隱忍自全其間則耿耿孤衷食息靡甯故必助眾正而樂從之也及其義激鄉邦傾城號救銀鑄絡繹忽若獸奔鳥散於時附羶逐臭之徒駸駸向厥臣圖九錫謀勸進聞吳中變起相視色沮謂天下人心未可一旦搖奪也自此緹騎不出猶令二三鉅公削籍田間者獲免於難轉瞬見明雪消逆黨貫盈之誅曾不旋踵則公不惜其身之死以報國恩而存士氣者其烈不慕偉與夫天厭明德實生厲階一唱百和如水赴壑然又必生公以扶持正氣陰奪亂臣賊子之魄豈不以陰陽消長固氣數所必然不能使之有治無亂存而不亡獨是三綱九法決不可無人焉挽救於人心靡潰之時此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滅頂之凶剝膚之禍視諸功成事濟者所履彌難所肩彌鉅也嗚呼計公之年才四十三自束髮厲志結帶論交並仕閩南抵牾稅監典司鉉政拂衣早歸挾風霜如冰槩其養成浩然之氣不以死生利害參其慮者有素矣遂得成仁取義為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人孟子所云百世之師聞風者頑廉懦立不於茲攸屬與定求後生聞芳何足為公譜叙唯自幼侍祖父側竊聞公之風聲義烈輒為之歎歔隕涕赫

赫若前日事。往丹垂老瞻望門閭趨踰祠廟。實切鮮香之託焉。亟願是譜之流傳。謹綴一言以應靖之請。

王純甫先生遺藁跋

前明閩寺燭禍。至熹宗之世而極矣。一時忠直名賢奮身殲擊。轟然連袂而起。三吳諸君子最烈。而當夫逆蹟未萌。茲萌甫動。首發危言以效防微杜漸之謀者。實自王公純甫論客魏一疏始。疏言客氏不當給香火之田。魏璫不當冒陵工之績。其言甚切。既遭譴謫。旋起旋廢。猶得免於緹騎之難。亦天所以留正氣之一線。庶乎傾否有幾也。思陵踐祚。清流振揚。胥壬仍濟維其間。公則封章臺上。糾大慙之羽翼。排眾議之滄訛。凜凜乎大聲疾呼。無所顧忌。後雖回翔卿尹。陰為柄政者排擠。而不竟其用。迄乎滄桑變徙。驚波駭浪。遂及林壑幽潛之地。究之有死無二。亦得正而斃者也。嗚呼。君子小人。其相為倚伏久矣。君子既絕小人。則小人必與君子為仇。而君子必受其禍。此世運消長之會。每使論世之士三復歎息也。竊以公之生平論之。視同時諸鄉先賢。其忤璫也。不至如周忠介之慘禍。而與文文肅姚文毅陳文莊之置身危殆。實相等耳。及其致命遂志。稍後於徐文靖矣。亦與楊公維斗劉公公旦慷慨赴義。彼此同時。則公之流風餘澤。固當與數公者同為百世師。豈可以名實顯晦異論哉。公

立朝大節。即史乘所載一二奏疏。已足徵信。而所著詩歌古文。甚夥。公之曾孫銘手鈔若干卷。將謀剞劂。而力未之逮也。屬余敏而藏之。

郭鯤溪先生詩集敘

余攷明世宗時。嚴嵩用事始末。蓋三數於大姦之難去也。嵩東政二十餘年。殺害忠良。毒流宗社。晚得徐文貞密伺其隙。潛為轉移。嵩始罷歸田里。而孽子怙惡。觀望懷姦。世宗復護匿前過。時事反覆。在指顧閒耳。林侍御出按江西。姦黨駭駭。培擊其後。時則袁州司李郭公奮身力抗。摘發嚴氏貪橫罪狀。上諸侍御。飛章入告。然後得捕逮兇人。授首黨銜。以成文貞之志。論公之功。豈出侍御下哉。嗚呼。元惡大憝。神人憤恨。而欲強之者。賴一二公忠剛正之臣。衝其鋒。摧其勢。甚孤且危耳。使所遇皆柔懦。與忍若流。畏首畏尾。莫之夾助。必終被遏抑。而事以無濟。此吾夫子所以太息於鄙夫之不可與事君也。公方才立豺虎之鄉。迅奮鷹鷂之翼。氣激風雷。光貫日月矣。及其入司銓曹。指陳時務。糾劾中官。直節侃侃。見諸封事。既乃齟齬勢要。出參外藩。而公遂翩然解組。優游林壑以終。設使遭時大用。得究其所設施。豈不更有造於內外多故之日哉。此尤足為當時用人者扼腕痛惜也。公為我鄉先正。其風節卓犖若此。而時移代遷。竟無有稱述之者。甚矣文獻之闕略也。今公五世孫儔重輯公之詩

集來問叙於余。余故證諸舊聞。表而出之。寓論世之思焉。

周端孝先生傳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號芸齋。明吏部文選員外郎周忠介公長子也。先生誕時。忠介夢一嬰兒自雲中下。故小字曰雲。方忠介官選司。先生年十六。承庭訓。以名節自厲。有以書幣至家者。悉卻去。忠介被逮。吳民擊鼓緩騎。當路上變告。禍且不測。先生尾忠介舟。徒行至京口。忠介恐其俱死也。麾之歸。屬以亟葬。先生世喪。先生痛哭江浒。至氣絕良久。乃甦。歸而訛傳將籍沒。母吳淑人及諸妹。日謀死所。賴先生調護。以免。忠介掠死。詔擬喪還里門。先生泣血三年。慘動行路。莊烈嗣位。逆璫伏誅。旋下優卹。死忠之詔。忠介贈太常卿。與祭葬。給廕。建祠。賜額。先生以父讐。未報。伏闕。刺指血上疏。其略曰。臣父始仕福州推官。我監高案。擅作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案。臣父每事與之相左。幾為所中。入銓署。十有五月。未嘗受人一縷一棧。因與一科臣弗協。拂衣而歸。半刺不入公府。獨至地方利弊。不憚嘔血區畫。迨逆璫禍。臣父顰眉縮腕。恨不從楊逆諸臣後。請劍斬賊。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其介特孤蹤。橫罹羅網。遂與締婚。緩騎具告逆璫。逆璫痛恨臣父。不減逆與大中。逆黨倪文煥。瞞璫微旨。首先操戈。而臣父削筆矣。撫臣毛一鷲。阿附逆璫。臣父微

文譏刺向之媚閹璫者。挑闖其間。一驚遂從杭州要李實至蘇。促膝獻計。更有同鄉失職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咎難逃。而臣父連矣。連命既至。萬民悲憤。綏騎大逞咆哮。愈干眾怒。臣父潛赴詔獄。訊鞫之日。奮詞忼慨。肌肉為糜。指脰俱裂。立刻追命。獄吏傳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奏。皆云臣父氣更揚。語更烈。死亦更慘。尤可恨者。臣父身故追贓。藉親故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當年挑釁。構謀之人。借桐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幸逃指摘。臣三年立庭。寢苦嘗膽。誓不與諸姦戴履天地。聞文煥在鼎湖之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真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驚頌璫建祠。罪狀具在。豈容以濫先首邱。免其追奪。同日又疏請給三代誥命。其略曰。伏讀大明會典。凡百官死於忠諫。已經贈卹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給與應得誥命。臣父嘗贈三品。例追封三代。皇上既卹慘死諸臣之父母。并及其妻。豈獨靳於諸臣之祖。并乞全賜三代誥命。移封九原。使臣得奉明綸。歸先隴。時姚文毅公見先生疏血縷淋漓。遊席盟手。閱之愀然曰。鼎湖勸進。語無左證。非所宜言。先生曰。曷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爾。汝今十指枯矣。奈何。先生因破舌取血。更書以進。得旨。倪文煥即究擬正罪。並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公贈卹者。咸得如其例云。文煥在獄猶冀營救。緩死。先生曰。我歸必漏網矣。日訟言於法司之堂。遂決不待時。而逆黨呂純如。

即疏所稱假名調停之監司也。時方上書列辨。思脫前罪。先生復具揭言純如頌瑞原疏一則曰。廠臣之選才良。再則曰。廠臣之率屬。既犯稱功頌德之條。并廢君前臣名之禮。此而以為非頌美。毋乃雪消見現之餘。別有吐霧吞雲之術。用是刊布原疏。以聲其辜。揭上純如乃伏法。嗚呼。忠介高名。固已爭光日月矣。然使為其子者。還輒慙慙不能挺特自奮。一邀贈卹。有隱忍顧卹身命而止耳。安得以孤忠弱息。痛哭天子之聞。卒伸討賊復讎之大義。而又能連章籲恩。頻邀曠典。并崇施同難諸臣。如此千載下。讀先生疏論其世。當無不悲慨流連。以先生之為仁至義盡。絕出等夷萬萬也。先生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為忠介相擇賜塋。卜吉具禮。會葬者數萬人。次第婚諸弟嫁諸妹。舊廬湫隘。昆季子姓聚居如故。既省試屢被擢。或勸以廢入仕。先生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繼有詔纂脩國史。閣部大僚上先生名。以母老辭。弗應。明亡。遂杜門不出。晚歲尤喜靜坐。喜讀先儒語錄。尤邃於易。閒及釋道書。與里中耆逸。方外老宿。揮麈清遊。灑然自得。年七十餘。月朔望猶走謁忠介祠。睢州湯公撫吳。雅敬先生。式廬就見。固請應賓。遂講鄉約。為國人矜式。先生力辭。年八十有二而終。距忠介之變六十年矣。殯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纊。復自語曰。今日方閒。既眠。夜半有氣如雲冉冉上屬天。良久乃滅。同人私

益曰端孝先生定求大父與先生為通門兄弟。先君執後進禮最恭。冀年定求歸省。先生惓惓獎勸。以循禮尚恥為最。私心悚然。比先生殯。竊歎老成典刑。零落盡矣。瞻望門閭。感喟橫集。因梓忠介遺書。復詮次靖所述先生事狀為之傳。

吳浩然先生墓表

新安有隱君子曰吳浩然先生。諱道配。休甯臨溪人也。而墓在虞山吾谷之東。其高操邁俗。彷彿前史。獨行諸賢。遐邇人士。類能聞風欽慕。傳贊歌輓。既畢。景足以不朽矣。令子元滿年及耄。而道揚清芬。惟恐不至。復屬子表其墓。子固不嫻於文。而闡發幽光。以為風世厲俗之藉。則竊有志焉。幸得先生其人。庶可書之無媿詞乎。先生之自新安來虞山也。時當明社變革之際。微郡烽燧四起。鄉先輩正希金公。既以孤臣誓死。而閭里豪猾鱗集。先生知其勢必終潰。與其玉石俱焚。不如潔身避世。以全我介然特立之志。乃至虞山。遂家焉。自是身被白衣。雖至市儈。未嘗變服。素不喜酒。後忽嗜之。飲輒醉。醉輒哭。識者悲其隱衷。非酒狂也。先生湛深經學。尤留心於世務。當明之季。慷慨欲有所為。既以易代隱居。遂絕口不言時事。門弟子問業者。趾相錯。惟與講說經義。若及帖括體。睨不屑也。先生行既高。邑中遂以白衣先生稱之。識其名者。往往為之格邪悔過。謂鄭康成王彥方復出也。有司欲舉應鄉飲賓。先生固卻。乃

止晚年遺疾人勸之藥先生曰王叔英有云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臨歿遺戒勿立墓碣以許平仲識得葬處之語為恥於戲先生介然特立之志信可表白於天下後世矣且夫聖賢立教必以成仁取義為歸而亦各因其所居之位以為中正無偏之適則扶綱常挽氣運均有賴焉其在身膺爵祿與人家國事者一旦數遭陽九非致命遂志復何所容於天壤之間若布衣韋帶之士痛黍離之歌悼烏屋之歎因之輶聲匿影不能與俗浮沈而守貞以歿世亦未嘗非志士仁人之所同此宋李謝臯羽鄭所南之流視夫死於厓山燕市烈烈三忠易地而論固不能別其孰軒孰輕也慨自思陵慘殉南渡淪亡一時公卿大夫靖節不二心者寥寥幾人而彼領袖清流希光干寵方且託於審勢識時與夫長樂老之故智頑顏偷息恬不知怪尚可對此巖阿澗曲中孤標落落足以廉頑立懦如先生者哉後之過斯墓者亦可喟然太息而有所激發也夫

廬陵知縣陸先生墓誌銘

我師圭庵陸先生治廬陵清聲四訖甫及三期疾卒於任時惟一子孔與在側廬陵民罷市三日若哭其私親殯遷蕭寺執紼者萬餘人遠至八鄉耆老童穉故人估客縞衣素幘憑酒焚香數十里不絕當路允廬民請從祀吉州名宦而以前令遺欠賦

額交盤那抵追理其孫越五期終援歸籍變產例。盛民協助買舟。孔與始扶櫬歸里。門弟子亟謀葬先生以安其靈。寔既有日。墓隧之石不及焉。當代作者定求親炙。久若不傳述先生志行。以備史乘。米擇則死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何敢委於筆力。疲蕭而不灑淚以識之也。先生諱在新。字蔚文。號主庵。先世由海虞遷長洲。高祖諱士鰲。嘉靖乙丑進士。雲南道御史。曾祖諱應庚。四川都司經歷。祖諱一衡。太學生。考諱純。曾贈文林郎。妣吳孺人。先生精誠過人。好堅氣節。談經濟。不沾沾舉業。家言鼎革初。歲荒。鬻傭耕彭山。稍稍訓蒙。自給。年踰冠。為諸生。就城館。慨然以師道自任。恥俗之博取脩飾。誤人子弟者。為文才氣縱橫。磊落數千言。戊子。南闈鄉試。幾魁其經。以片語復落。先君子赴滁陽試。還。見先生徒步擔簠。胸襟豁如也。心折甚。歸謂我王父曰。孫稍長。非陸君為師不可。無何。遂為定求。延諸家塾。教以貫徹。四子六經。通鑑性理諸書為本。漸及古今文。講論鈔錄。晝繼以夜。兼調視其起居服食。若慈母然。是時先生屢困學使者試。數年不踏省門。乃謝館席。仍退耕於彭山。每夜鷄初鳴。燃薪為燈。呼天大叫。搆一藝畢。方達曙。則荷鋤種蔬。以代束脯。而鄉先達堅欲得先生教其子弟。若文恪宋公。考功顧公。延禮尤篤。函文所止。觀聽震聳。丙午。以策論取士。先生躍然喜曰。終當放我出一頭地矣。果中是科舉人。五上公車。志不少衰。及除松江郡學。

教授則曰儒官之做久矣。我何敢惟利是圖。亦不願養閒曠職也。諸生贊一無所取。每旦炷香步謁。文廟朔望集講。上諭十六條。刊布孝經小學。月舉文會。做棘闈。三試次第。通選授梓間。以薦諸學使者。巡撫湯公廉得先生事蹟。大計遂舉卓異。是年江南七府一州。長吏無登薦書者。先生以一儒官。哀然稱首。非湯公無此異數也。部議不次擢。令廬陵。先生益自矢曰。我從此當急酬舉主知爾。客謂長江水程。挈家以行至。使先生搖首不應。家人揮淚而別。廬陵為江西劇邑。比年困於兵。疲於水旱。吏復因緣為奸。先生下車。悉並城隍神。不受民一錢。每晨拜誦戒石四箴。乃視事。建亭縣門。榜曰問苦。投櫃之耗金。兌漕之溢米。引鹽之例餽。他令徵求不已者。屏除殆盡。鄉谷遠近。躬往勸勞。裹粒攜鐫。繼悉不煩里胥。他若清戶籍。息詞訟。救旱潦。日不暇給。而修整學校。汲引生儒。一如在松郡時。廬民大喜踰望。謂百年來無此廉潔慈惠者矣。其受交盤之累也。前令虧空盈萬。時為大吏者。以先生為湯公所舉也。甘言聳諛曰。若如此作令。有不薦擢者耶。第受之。我等可相助理也。先生固至誠待人者。曰。我不負人人。豈有負我耶。遂勉受之。秦銷期迫。乃移現徵庫銀。以副考成。縣久雖實在民。而補苴無期矣。緣是憂心如焚。一日疾大作。咯血數升而逝。遺示廬民曰。本縣存日。未取一錢以養生。歿後。幸有一錢以送死。特為百姓借抵諸逋。願各照額速補。免

致後果。觀者無不歎歔泣下。當先生銓注廬陵日。孔與在定求旅館。戚戚告歸曰。我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往稍供子職。潛行至縣。先生又頻遣之歸曰。我與汝各辦本分事。無相戀也。孔與涕泣請留。乃止。歿之日。常書數語以佐斂具。僅存。賜蟒附身而已。孔與在古山中。官符絡繹。匍匐公庭。廬陵令凡三易案。不結。賴上官終憫廉吏。不忍復隕其孤。審豁欠額過半。旋請於部。旅櫬乃還。而先生妻子在里門者。凍餒無以存活。今且敝輶破釜。皆為官物。舉室啼號。靡所棲息。嗚呼。先生撫宇廬民。盡為已子。遂不得自恤其子。固有素志然也。定求往聞先生教曰。我輩豎起脊梁。便合擔當名義。何得負此昂藏七尺為。每論及忠孝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激發。鬚眉如戟。平居善事父母。存殁盡禮。兄弟四人同居共爨。推解無私財。與人交規箴過咎。輒出肝膽相告。一受所託。必竭誠無負焉。雖為貧士。見義勇行。嘗路拾遺金。急訪主者還之。遇流亡子女。多方贖救。俾歸其家。桑梓公務。侃侃指陳。皆為人所難。其於天人理欲之介。辨之早。守之堅。故一出而畢踐其言。卒至殉身破家。以盡牧民大義。豈強而致者哉。或者既以廉節許之。猶以浮誕訛之。是終樂熟軟媚耳。目者善事上官爾。尚安得有真廉吏乎。又或見先生身後困苦至此。亦曰矯激非人情不可訓。是將使為官者盡志於家溫食厚。苟安便利之流而止。非所以一公論存直道也。廬陵遺愛編序云。

自公既歿。春雨非雨。皆民泣點。秋風非風。皆民泣聲。信斯言也。則先生浩然剛大之氣。且長嘯於光風霽月中矣。先生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得年七十。元配盧氏。繼湯氏。俱贈封孺人。子二。孔繁孔興。長洲縣諸生。女二。長適錢定鼎。次適楊敦。惟孫四。升猷紹猷良猷顯猷。以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葬於長洲縣集義鄉新阡。定求臨穴視窆。為之銘曰。

風頽俗敝。好圓毀方。先民有作。惟狷與狂。嗚呼先生。陽德之剛。為千仞松。為百鍊鋼。經明行修。化翁膠鬲。大賢攸舉。吾道輝光。綰符劇縣。奮跡循良。軫民厲已。剜肉醫瘡。眾母戴之。室孥則忘。以尸以祝。南陽桐鄉。康頑立懦。遺風則長。螺川口碑。可攷而詳。誰為南董。汗簡流芳。江河滔滔。樹之隄防。

確庵先生私諡安道議

張淵頌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朱子曰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然則人之於道豈待有所矯勉焉竭知盡能而後幾而得之與而或且帖帖然若負之而趨者曰道在是則惑也先生孝於親友於弟故以持身和以接物門內外無不化而先生若不勝舉鄉進士制義一出荒陬僻壤無不知有先生先生無有也甲申乙酉而後躬耕水鄉沾體塗足與遂厯牧豎伍先生不知其高三旬九食哭煙蕭然先生不知其困四方來學者課以大小學日程記過省躬互相糾舉孜孜矻矻先生不知其勤詩歌古文盈箱累軸考古經義參酌冠昏喪祭諸禮都為一卷著開江平賦等書燎如列炬先生不知其學之博所居蔚村田疇而窪先生築隄捍水方數十里歲得稔仿常平倉法積粟賑饑養其父兄教其子弟先生不知其惠之足以及人曰吾力之所得為者為之其不得為者可無憾也昔人有謂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者非先生之謂歟陶淵明西田穫稻詩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覺而以求自安梁太子統序其集因以為安道苦節焉曰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靖節之謚不足以盡淵明也義熙以前義熙以後循其分守其常亦天下人心之

所固然。淵明之不得不然者耳。豈以孤生介立。標榜一世也哉。按諡法。好和不爭曰安。先生即口不言道。身不行道。而動靜語默。日與道俱安之。猶率其性也已爾。滇南介石文公諡貞遠。太倉楊亭陸公諡尊道。皆發自先生。而推本於河南夫子。顏遊先生之門三十年。見之實。知之深。用敢從諸子後。述其概。私諡曰安道。湖顏謹議。

救災議

翁叔元

自古言救荒者必曰備之於未荒之前。言備荒者必曰積蓄多而備先具。斂散之以平糶也。自李愬也。因穀貴賤而上下其價以利民也。自耿壽昌也。義倉之儲也。自長孫平也。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應民之急無失時也。自劉晏也。以米貸民而不責其償也。自周世宗也。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廩舍散處其民也。自富弼也。前民之未饑。為書問所屬。按時而為之備也。自趙抃也。社倉之立也。自朱熹也。出爵募民賑貸也。自宋孝宗也。其為法不一。要之補救於一時。則皆可有功。規效於萬全。則俱非本計。何也。天下之荒有三大患。而天災不與焉。一曰水利之不修也。古者稻人所寧。以儲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為蓄為止。為舍使水有所積。所以備旱也。為蕩為均。為瀉。使水有所歸。所以備潦也。自秦以後。溝洫盡廢。旱則無所積。潦則無所歸。因循既久。不知疏濬之宜。決塞之道。卒遇水旱。而上與下皆無所措手足矣。愚請於東南地之卑下者。凡濱大河則築大隄。濱小河則築小隄。以為之防。西北地之平衍者。則隨其地勢。各為大渠以達於河。又隨其地勢。各為小渠以達於大渠。其間或東南而有宜於穿渠者。或西北而有宜於築隄者。因勢利導。勿膠於一。取其足以備蓄洩禦天災。雖公私交有所費。而視每歲賑貸之資。與民

間流離死亡之患其利害相什伯矣。一曰耗斂之多門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而重賦厚斂大兵大役以逮長吏之掊剋胥隸之因緣為奸耗之於上者不一而足也。風俗侈靡制用無節一切飲食服御婚姻死喪葬埋祭祀賓客燕會之事競為無度以飾觀美耗之於下者亦不一而足也。有此兩耗即歲盡大人盡四顧猶苦不給今東南之民賣廬舍鬻子孫流亡轉徙駢死於敲朴之間者不待水旱也。況又水旱之時告乎故以今日而言足民非薄賦斂省徭役禁掊剋明制度教節儉雖堯舜在上吾知其無能為也。一曰積貯之未充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至三十年之久則恒餘十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之所謂餘者餘於民也。今之所謂餘者餘於國也。然餘於國而能出以利民濟一時之急猶之餘於民也。至餘於帑藏則直謂之無餘而已矣。且夫餘也者積之餘也非多取之餘也。為國者必計一歲之所出其為資子有幾其為膳服有幾其為冗兵之糜餉有幾其為宮室苑囿興作之可已者有幾使一歲之所節當得什之三則三年而餘一年之食矣。以其餘者貯之有司凡遇饑饉出以賑之則民得以仰食縣官而無不給之患亦何至入粟賣爵混亂名器苟且於一時之計如昔人之所議者乎。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夫水利修則天不能灾耗數省則民不憂寡乏積貯充則賑恤之有其

資由是卒遇非常之變。發廩以賑乏。移粟以通用。徙民以就食。為粥溢以救饑。等與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如春秋胡氏所引救災之政。皆可相其緩急。以時舉行。不然則垂其本而末是圖。皆三代以下權宜之術。旋利而旋弊者也。於天下何賴焉。

論宋免役之法

天下法之不便民者。皆其始之所為至便者也。議者不深思夫不便之故。遽從而變之。變之未已。而又從而復之。復之而不便者如故。吾見法之擾天下無已時也。蓋先王之所為利者。即後世之所為弊。後世之所為弊者。後之人又將以為利。迨至變無可變。復無可復。尤而效之。弊又甚焉。而民之困始不可言矣。王安石以新法亂天下。司馬光將盡改之。獨免役一法。蘇軾爭之。軾非安石之黨也。其言公矣。雖然。光之所執固非。而軾之言亦未為知本者。請試辨之。古之善治國者。計口授田。量田定賦。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至唐初定租庸調法。庸者即古所謂力役之徵也。不徵其力而徵其絹。則免役之法。夫既已行之。唐高祖之世矣。迨楊炎作兩稅。始盡去租庸調之名。而悉取之名。雖未嘗役民。而實深於役民者。後世踵而行之。則謂兩稅中未嘗役民也。而差役之法起矣。差役之害。使民常在官而不得專力於農。於是免役之法又起。

矣。然則起差役免役之害者。楊炎也。蘇軾之論。知差役之厲民而已。亦知夫免役之法。已盡取之兩稅中乎。誠以兩稅之所入。分其餘以助役。何役之不供。而租庸調之法。可以盡復。免役差役之害。可以盡除。豈非萬世之利哉。乃旣役民於兩稅之中。復役民於兩稅之外。又使之出錢以免之。利聚於上。力竭於下。如是之謂使民愚。未知其可也。雖然。此猶其未甚者也。免役興。則差役罷。無兩存之害也。至其後而兩存之矣。有大征伐。則役之有大興作。則役之。道路往來之煩。行者齎。居者送。則又役之。丁畝之雜徭。則斂之。有司之加征。則斂之。胥吏之因緣為奸。豪民之盈縮其額。則又斂之。是使天下無人之不役。而無役之不斂。以至於轉徙流亡。而無告者。求如熙豐之時。而不可得矣。然則役民於兩稅之中者。唐季之弊也。役民於兩稅之外者。唐以後之弊也。斂民於兩稅之外者。宋熙豐之弊也。亦役民。亦斂民。並徵之兩稅之外者。宋以後之弊也。嗚呼。三代以下。租庸調其庶幾乎。

西北水利議

許承宣

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者率在西北不聞其仰食東南也魯僖十三年魯乞糴於秦明年秦乞糴於魯又明年魯飢秦伯餽之粟蓋天行遠不過千里故告飢於鄰封即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之過也古井田之制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者水之匯也萬夫之所恃賴也旱則川之水可由澮以入於洫由洫以入於溝由溝以入於遂而田不病燥溢則遂之水可達於溝溝之水可達於澮澮之水可達於川而田不病溼秦人盡壞其制後人莫能復聞有言西北水利者而卒不行或行之未久輒罷無他狃於常行習見而不肯輕犯難成之事也水利不興則地實不登即有穀粟牟稷秦諸旱穀而所入不足以應長吏之追呼於是有棄田不求直而無一人受者而欲募民墾荒興水利其誰應之哉然則虞集所云以百夫耕者為百夫長以千夫耕者為千夫長以萬夫耕者為萬夫長命以官給以祿我知其不可以勸民也集之議不行於當日丞相脫脫乃行之於至正間則以工價農器牛種諸費悉取給於官其時鈔法大行散

之於下者復收之於上故給鈔五百萬錠內帑不虧而費用足明以來鈔有散而無收則雖起脫脫於今日亦不能以虛名而邀實利也且吾欲興水利以墾萊田而潤衆在其上陂池在其下民間熟田錯雜其間夏秋霖潦大作則潤泉之水奔潰四出其勢無由達陂池以會於川而入於河故西北不獨亢暘之足憂而亦汎溢之可慮自非於民間熟田相其水勢所趨令捐棄尺寸以行水水道不可得而通也然而或鑿其右或掘其左或穿其腹或斷其背壞本氓自有之疆畛或他家公用之水利自非厚償其直其誰與我然則水利終不可興乎曰不然國家廣開事例所以佐軍需也今陝漢次第底定將停諸事例以澄庠官方矣何不即用見開之例於西北各省每縣增設農田官此日之品級與他時陞轉皆得比於縣令而以其應捐納之數募耕夫庠錢鋪買贖儲種并償民之棄熟田為水道者五年復其租以代糜祿胥役之費又五年乃覈其賦額以為殿最韓之於藩司而上之於計部額滿乃得遷不稱職者罷之將人人自奮於功名新田賴以墾而熟田亦得饗其利下可因農事以進身上可資本富以足國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即東南之歲漕可漸減矣國家漕運歲費銀四百餘萬僅得米四百餘萬石此民間中歲之直已過之而民之加折贈耗不與焉況乎河漕大臣下至關務諸冗職經費以及每歲治河所需椿木麻枊薪芻

天下不為之正也。則亦為偽而已矣。是豈足以重孔明哉。荀文若佐操成功。而仰藥於九錫。吾誰欺。欺天乎。蘇子瞻以荀文若為聖人之徒。而於孔明之取璋。則多其責備。未免為失平之論也。嗚呼。使從孔明之初計。據有荊州。則巴蜀之勢張。而其後北伐中原。亦可使將琬費禕輩。涉漢沔。窺許洛。孔明自以軍出祁山。聲勢相倚。則司馬懿奔命不給。而關中動搖矣。然則孔明之間關汧渭。迄無成功。已預定於荊州之失計。此天實為之。而非果材略之不如管樂也。夫巴蜀之地。以孔明之才。僅能自守。而劉禪以後。如李勢孟超之徒。皆見擒於人。後之圖蜀者。先翦荆梁以制之。則成都雖有沃野之饒。劍閣之險。吾知其無能為也已。

錢清溪先生傳

甬城東瀕江。越江一里許。有地曰前龍漕。錢氏世家焉。錢氏之先。自宣城徙入明。而大顯。至啟禎間。理學文章節義之盛。尤冠吾甬。清溪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啟忠。字沃心。清溪其別號。天啟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戊辰為崇禎改元。朝野想望新政。先生甫釋褐。即上疏乞復書院。書院者。鄒南皋顧涇陽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所建。以講學之所在。京師者名首善。今宣武門內西洋天主堂其故址也。講學諸臣與小人為難。崔魏起為厲禁以毀之。尋即其地建生祠。書院初興。或有疑其不當立者。迨毀

國朝文匯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書院為生祠。而人始曉然於邪正之分。義利之辨。故書院廢而諸先生所以興書院之心。乃益明。善乎清溪先生之疏曰。臣觀崔魏亂政。勢嚴赫奕。乾兒義子。人頭畜魄。所在講學書院。俱遭折毀。而頌德稱功。建立生祠者。轉相效尤。皆由諸臣平日理學弗明。不識節義為何物。但知有奸邪。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富貴。不知返照本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益墮矣。臣惟學非講不明。講學非書院不廢。各處所毀書院。應盡行修復。俾師徒朋友聚講其中。嗚呼。當理學晦蝕之餘。先生以昌言首振之。可謂獨見其大者矣。其後為南康府推官。南康舊有白鹿洞書院。先生至。修葺學舍。湖望與生徒聚講。雖甚風雨弗輟。所刻有一貫編。仁孝訓。二程語要。朱陸問答。陽明傳習錄諸書。先生之以講學自任如此。始知嚮者一疏。天性激發。非慕為名高者也。先生在南康有惠政。復養濟院。修黃沙灘諸橋。民至今尸祝。改理撫州。亦如之。入為秋官。即爭郭明龍先生子昭封草廩事甚力。得減死。又建言請宥陳秋濤湯伯開兩先生於獄。卒賴以免。蓋先生之為刑官。多主平恕。而其於正人君子。尤深致意焉。起復入都。見山左飢荒。上疏請留漕糧十萬石以賑。後先生督學山東。遇流寇於李家莊中。多先生所全活者。皆放兵而拜。先生所至。聲績疊疊。其講學之效歟。然則謂講學必迂腐。書院必標榜者。以先生證之。然乎不然哉。先生罷山東副使歸。以癸

未八月卒。年五十。

陳錫嘏曰。余幼時即知里中有錢沃心先生。近與其子廉交。得讀先生遺文。神采煥發。奕奕有生氣。且見諸師友誌銘傳序等文。得先生所言書院諸事。為嘆息興起者久之。錢氏之理學文章。先生一人備之矣。先生卒於甲申之前。海內稱為完人。然當其官豫章。流寇漸逼。貽書家人。以死自誓。在山東時。方行部。聞臨清警。輒脫學使者服。授兵登陴。先生當患難之衝。彌自激勵。使先生不死。錢氏之節義。不獨忠介也。先生師南臯。而友金正希黃元公朱震青劉與甌諸公。淵源最悉。考於先生之事者。可以論世云。

鄉進士陳協祁墓誌銘

康熙丙午。吾友陳子協祁舉於鄉。年二十一。公車罷歸。病瘵三年。竟以康熙丙午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家。一時聞者莫不扼腕太息。此非能知協祁也。特惜一少年鄉舉耳。於戲。一鄉舉果足以重協祁乎哉。予是以不能無言也。協祁家邑東之橫涇。族姓舊行。先世吉安太守本深。宣德中以循吏名史策。又二百餘年而得協祁。於卯春。余始識協祁於城南之白雲樓。時協祁年十八。來從余友非園讀書。非園盛稱其能。時文善解悟。余取其文視之色理澄鮮。固是近來場屋好手。已而漸與協祁習。見其修容

僦擇衣飲好讀稗官小史亦無以甚異於時輩少年也丙午以後協祁來就余齋養病余日與之語則意氣凌邁矯然欲以古人自期間有一二隨俗事覺頽墮眉色弗怡者累日樂餌之暇汲汲有志於讀書常日閱朱子綱目數卷余輩以病力禁之乃止三年中雖為世緣身病所纏綿然發露端倪其志不淺余始拊膺嘆服以協祁為非時輩少年矣夫士子窮年皓首夢注心營唯兩闌題名為極生平之願協祁乃以弱冠之年略緋染翰無意而得之宜其聲情呂鉅且什伯於世俗之所為而協祁處之澹然汰沙絕塵所願乃反過於曠昔此無他當協祁未舉以前自視一鄉曲子弟耳衣冠治遊輕俊自喜已足為野處之秀賢書一登而始知天之生我不偶也士所當為固不止此故雖咯血嘔心支離憔悴而矯首怒步思振拔於汗險之中嶄嶄焉若夫之發機而劍之出冶也人謂協祁素好勝此其善用之者哉於戲使協祁而不死多讀古人書發明義理歷覽天下名山大川開通其聞見出而與當世之先生長者遊與之剖析性命蕩滌心胃此其所至甯不一日千里而協祁竟如是死矣生才實難凌霄之姿隕於甲拆此誠協祁之不幸而抑不能無憾於造物也世俗風靡輕重倒置若謂協祁之死不能勝一鄉舉然者夫三年旅進鄉舉滿天下能如協祁之志甯復幾人吾以為鄉舉正不易有協祁耳就使如世俗之見不過更活五六十

高車大轟。華屋甫田。醉夢沈酣。何詎不灰飛電滅。而協祁蘭摧玉折。猶能保其未喪之天真。使此志耿然。不與腐壤同盡。此其短長得失何如。而悠悠之論。猥足為協祁惜哉。協祁名自華。其先自奉國軍司馬某。始家於鄆。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吉安太守其族祖也。協祁以丙戌十二月十二日生。卒時年二十五。娶姚氏。早卒。繼娶李氏。大司馬茂嶼公孫女。女一。未有子。協祁且死。其族兄同亮力主為協祁立後。取從子名溥於襁褓中。而子之協祁未葬。余先為之銘。予文豈足傳協祁哉。亦欲使名溥他日讀之。知其父生平。不徒以區區鄉舉重也。銘曰。

四明科第之淵藪。數百年中。雜好醜。黃土烏紗。狐貉走清風。尚留吉安守。協祁象賢生。不偶功名草露無。何有抗志無成天。若負此志萌芽。堪不朽。世俗空勞嗟嘆久。吾欲以此關其口。

分巡甯紹道王公行狀

康熙甲子歲正月十有二日。浙江按察司副使膠州王公。以疾卒於甯波官舍。公之子錦銓鎮。將以三月初一日奉公喪歸膠州。乞銘於世之大人先生而葬焉。屬錫嘏為之狀。錫嘏乙卯之役。出公門下。獲侍公者十年。雖不文。其何敢辭。公諱瑛。字某。別號巢雲。其先由湖廣麻城徙膠州。遂為膠州人。曾祖諱心學。贈大同府通判。祖諱楫。

陝西乾州知府贈中大夫父諱文炤松江府通判贈中大夫母宋氏繼母趙氏俱贈淑人公累世仕宦皆清白吏家無餘資通判公生六子公為之長當通判公老而家居公教授生徒以脩脯供薪水衍衍色養自力於學戊子舉山東鄉試己丑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大行故清署藏書數千卷居其職者非奉使馳四方則酒食遨遊公與同官月為會出署中書讀之參互校讐為笑樂未幾有冊封琉球之役琉球懸阻大海風土饒樂其君長自號中山王非得朝命不足以號令其國每一易世輒奉貢請封惟謹然其地直福建南由漳州出海舟行大洋天風簸蕩島嶼出没有大小古米山之險往者或不能達以故人憚行順治十一年琉球請封疏至同官有所遊就公資未當使慨然願往奉旨加一品服偕給事中張學禮出使入境宣諭朝廷威德進退有禮王以下皆聳服臨行餽公黃金九十兩固卻不受使還拜通判公牀下曰此行幾驚吾父然在官不避難臣職也兒何敢辭陞戶部廣西司主事應員外郎中督臨清鈔關課稅有法商旅不擾改授科員裁缺補陝西道御史巡視北城輦輟之地五方雜處公以時稽察奸宄肅清康熙八年七月丁通判公憂回籍服闋十二年七月補兵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時適當三藩叛逆四方雲擾之際度支皇皇調兵食不給公在戶垣會計天下錢糧出入多寡之數以為開不如節節不

如核因請停無益之驛站查銷算之價值苦心甚高自以佐軍興萬一至於民生休戚如賑飢荒贖難民諸疏又未嘗不慷慨持大體也凡公所上封事屏人屬草疏上輒焚之曰吾不欲留此以沽名也典試浙江矢公衡校所得多知名士公引與語煦煦如家人父子士以此樂親公十七年八月奉旨外轉十八年十月補授浙江按察司副使分巡甯紹道浙東故瀕海苦海患數十年寅卯之交巨寇接壤地方騷擾又海上游踪飄忽靡定時或闖入內地遭其蹂躪二郡之民瘼矣公至按行邊界整飭斥瓊象山諸邑瀕海困苦鵠形鵠面之民環聚而訴馬首公下車撫慰諭有司經理其業民賴以生在甯波五年潔已自勵日昃疏茹壹意與民休息俗好訟小忿構讎張皇險賈公慨不為動其或有所冤抑懲放于門聽民得自罄聲聞公立出堂皇召兩造質曲直數言剖決去庭無宿獄往來會城路由紹興臘舟河側問民疾苦窮簷漏屋之中人人得自遠凡有追捕符檄皆下屬邑不遣一吏卒曰民自奉法耳奈何令若輩擾吾民吏卒帖帖白日臥不能名一錢也訟獄讞決悉捐賄錢者為令自公之來二郡年穀順成家戶豐穰漸有起色實陰受公福云嗚呼公落落一諸生抗志自奮列爵於朝為

天子出使萬里外蹈風濤不測之險不辱

君命出入曹署。敬思事有所經畫。皆天下大計。分符兩郡。宣布恩信。以勞來安。集嗽嗽瀕海之民。公之遇合。不可為不盛。公之設施。不可為不多。獨念公年雖老。意氣猶壯。飲嗽踰常人。旦夕治文書。不中程度。不休勤苦。砥礪未得竟。其用發矣。舟師將出海。七郡治艦於甯波。公一身董其役。十二月。猶冒風出視船工。竟以此得疾。今餘孽蕩平。海波不揚。公任其勞。宜與享其成。而公死矣。此則可扼腕為公惜者也。公生平雅不近名。凡事皆直行。已意無纖毫雕飾。與人交。洞見底裏。意所不可。雖親故未嘗曲徇。人亦久而信之。公弟五人。皆奉公教。以公為師。公生於明萬曆戊午十一月初七日辰時。距公卒得年六十有七。娶匡氏。封淑人。子三。長錦。貢監。候選知縣。娶高氏。繼娶袁氏。次銓。次鎮。俱幼未聘。女一。許字同州丙辰進士張洽。未嫁。殤。孫三。長沂。聘法氏。次浚。聘張氏。次潤。幼未聘。孫女一。幼未字。謹狀。

止安趙先生傳

黃百家

先生諱繼鼎字取新號止安趙氏宋魏王德昭之後傳十四世至叔珍貧依外家居常郡西鄉之東觀莊又七世至元台公名臣先生之父也苦志力學為吳縣名諸生先生其第三子登明崇禎庚辰年進士授湖廣公安縣知縣公安自遷治祝岡縣署草創有城無民加以流寇充斥百姓凋殘固不視為危苦之地莫可措手而先生不敢以苟且處之殫其心力一一必欲為窮黎請命自先生蒞此而公安自來之積患悉除惠藩封荊州公安年解祿米七百石承奉旗校守催來縣橫虐百端值解者家無不費先生不預僉解戶臨期點行親與同解旗校無所用其威而公安祿米無難解之患邑有民安孫黃辱陵三驛夫馬俱無謂之倒站蓋緣縣官侵遞驛糧而豪黠乘驛戶之急強包巧卸輕母重子驛益不支先生追按舊冊集馬戶夫頭諭以支糧多寡當論差之繁簡自今視差現給夫馬一呼即至而公安無驛困之患排甲逃亡催科無所先生以為此通糧累田所致顧人逃田在為審併人戶勾清田畝俾有力佃者承其役而公安無逃亡之患王莊勢豪多置田公安遇納糧則來收租以去而國賦則累年逋欠遠莫能徵先生思田屬本縣可責之佃戶因召佃戶令以現年田租盡納通糧身為立券識印使與田主為信人人樂從田主亦爭完已賦而公安無王

國朝文匯

卷二十七

三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莊陽屬通糧之患。其他若躬作驛夫杜差承過往之誅求詳審寬商釋九人逃兵之刑戮繕城隍糾團練使彈丸有巖疆之勢而賊不敢窺。卹民瘼獎士類俾哀鴻無中澤之鳴而俗且興讓任公安比及三年訟獄息止戶有弦歌上官合薦膺上考癸未入覲陞兵部車駕司主事即丁外艱歸而旋達運祚之革矣先生連遭君父之變憂從中來決意謝世將以枕塊之倚廬長為活埋之土室而族有小人者窺知之以為先生既自啟廢則為不足畏之人并為可弱食之肉於是四播流言多方發難先生鑿坏而出渡江以避之乃變姓名隱身於推命賣卜課徒之中而小人益肆攫奪田疇劫焚居室構黨斷斷百毒齊起先生挈家寄居瓜渚者二年已返故里借棲於唐氏又遭於外家此時播徙顛連之慘不言可知先遺獻詩有云一個頭顱經百割又云破巢毀卵久吾知大畧同此景象也先生夙稟至性幼時見家業凋零二人憔悴嘗篝燈徹曙飲泣讀書矢志博成名以慰罔極友于兄弟怡怡至老無間然史公安見同僚石首縣楊令為勢宦所誣先生侃侃為辨白之巡方御史同譖毛公賈鞠曾以有結姻之言身死家貧先生招其子贅於家而撫字之金公堡既厪空門長子無依將從難染先生力止收而教養俾金氏之祀不絕所為多人所難者然由先生之一生而論邇其自家而及於朋友施於公安凡諸種種世有賦質循良東心純至者俱

能及之不足為先生異而惟是先生守一念不忍忘舊君之心舍從前辛苦所得之進士與後此正未可量之功名甘受毒痛於鄉里小兒甘蹈危亡於盲風惡浪兀然自是不少依違此則先生之大節炳然代不數人者也嗟乎西山薇餓悼歿黃虞武王稱之為義士孔子斷之為賢人則故國之有遺民原為

聖世所不禁無奈奸民宵小每乘之以張鋌含沙指癥攻讐故非拼得一身之穴胸決肚一家之鉗市填溝者未易語此此古來遺民孤竹二人以後數千年間寥寥無幾在有宋不過謝翱方鳳翼開吳思齊鄭思肖數人有元不過楊維禎王冕戴良丁鶴年數人耳惟有明之末自託於沙社谷音之人物者不少然核實而觀大抵居者齷齪治生行者江湖丐貸逃方外者嗣法拈香始雖激發於一時之意氣繼且盡易其昔日之初心曾可與臯羽所南之徒同日語哉先生志見灰釘心盟玉玦惟以講學授徒自了一身之局故自曰江南老教書於戲如先生者方真所謂思齊之處女鐵崖之寡婦也

古虞官廟碑記

王與曾

伯益廟在汾水之東有墓焉因墓立廟以供春秋之祀載在祀典傳之歷代命自天子者也。有明中葉守土者以廟隔汾水去縣治且四十里而風雨不時秋霖漲阻虛或從事失虔以為神羞乃謀更立廟于縣治之北是為今廟蓋亦一時利近就便之計遂使汾東神宇日以就頽一抔之土幾于不免前令小韓魏先生所為有修復之舉碑志具在可考也。今廟之建不知治自何人度爾時事非由舊工起倉卒利在速成無暇計久遠不然何仕宦往來寄興之作且大書深刻而庀材鳩工終事安神之大有所關者乃無片碣質于後來耶。

皇帝改元余初以童子試詣縣過廟入而瞻拜猶見殿宇輝煌巨栢森列肅然起敬鬱然可觀不數歲而壁頽屋穿壞崩棟折蓋互級級之屬蕭然頽盡典守之人居民不戒聖神之所依棄為私家之有墮下之薪者不少矣噫嘻人神之主也令長所以事神而甯人也掌火作虞平成伊始萬世所賴誰不利之而乃使牲牢遵豆雜陳于春草秋蟲之間將謂非守土之責乎惟我顧侯心焉傷之乃屬諸父老而告之曰爾邑有聖人甯知之乎凡爾衣食安于茲土者皆皆蛇龍險阻之地也伯益大聖人甯平險阻故蛇龍以大庇于爾爾能偃息在牀使聖人風宿而露處乎乃復召諸

士子而質之曰。草木無情。鳥獸無知。而益能若之。若之何道也。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生等誦聖人之言。窺聖人之行事。而不察乎。學于古訓而忘所自。而漠然不知所報乎。乃又集仕版有名號為縉紳者而語之曰。諸君子生于斯。長于斯。斯非前聖人棲蹤託跡之所乎。臣舜在五人之列。相禹有薦天之奇。卿士大夫。舍聖人孰為之準乎。且夫滿招損。謙受益。為學之要指也。周遠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己之欲。為政之大綱也。諸君子稟學從政。師資不遠。會且邀靈于聖人。以踵其武。獨不思為聖人血食地乎。洪洞之祀士師。稷山之祀后稷。彼皆廟貌隆赫。寶寶孜孜也。諸君子獨無意乎。既乃捐金為倡。而諸得風諭之旨者。亦慨然爭輸金錢以佐之。于是完其堂寢。新其象設。繕以周垣。彰以門牓。業有成緒矣。乃以手札示余曰。子平人也。平有興作之事。而子不興。烏乎可。子雖疾。強為我記之。余不能文。不敢辭也。獨念汾東之廟侯。或從此有事焉。因為記之。如是侯。江南常熟縣人。受知當處。為內府教習。期滿知縣事。其名欽。其字雅存。

梁廣菴先生墓誌銘

雍正乙巳之歲五月朔日。絳之隱者梁廣庵先生卒于家。絳人曰。是富而能儉。不以財自雄者也。或曰。先生何但不以財自雄。亦恭而有禮者也。或曰。先生之仁厚周物。

本之天性有急不自濟者。羣賴之矣。恭而有禮亦以做侈相形耳。非先生之卓然者也。或曰：先生之卓然者其惟學乎？絳之先言學者往往有人。然談絳可畏。殊遠道器自冰壑挺出。默契道真。片言隻語都見要領。師承落落。運空孤飛。幸免醜類搏擊之傷足矣。誰為壘西山之巖。培柳下之蔭者？先生獨流連徘徊。不以形迹而以心神。孝弟之行。孚於里黨。儉恭之節。風及人羣。吾見其自樹則錄道統之淵源也。其訓子則集先儒之粹語也。嗚呼！先生之卓然者其惟學乎？維時王子元亮者聞先生歸。窺有期。方擬撰誌銘于墓道。而獨以隱者為稱。或則訝之甚。謂先生國學中人也。以郡幕上佐列高品。選人腰組有日。莅政有時。特以例案重疊。偶不得值耳。先生豈隱者哉？嗚呼！時人之耳目與先生長者之論說。蓋較然不可以相入矣。逸民何班也？士師司寇何職也？而乃擺脫時俗。矯相推附。是甯有假借。特以飾一日之名云爾乎？夫有所見于中也。今捐例。晉停。而躁競之徒猶翹翹嚮望。不能暫舍。且謂卿貳制撫孰非吾曹。藉此階以立不世之業。何區區短長之足相訾議耶？嗟乎！先生當成均肄業。北闕秋戰。時年三十餘耳。正仕途進步。英少角勝之日。苟有心焉。郡邑方面唾手可取。而皇皇歸省。曾無瞻顧。是豈以趙孟之貴為意者哉？且訓子以力修實學。謂家聲之振不在斤斤科名。夫自朝至野。言及振家聲而不鄭重科名者。亦何人乎？乃先生之見。

獨有超出尋常萬萬者。紆朱拖紫亦不過以此為弋獲之具。而誰是其修實學者。據其實而不以名謀其道。而忘所遇先生。詎有倖心焉。而謂非隱者哉。或又疑先生且以例選。封典榮乃先人。賓飲藉光。稱重國論。亦時賢之迴出。而邁俗之髦士。豈據以隱為高哉。嗚呼。聖人之所取于隱。豈貴條粥沮之倫哉。三代而下。知此義者獨一邵康節耳。新法之行。時賢多投劾而去。耆康節獨以為不可。蓋天之生人。皆非與世無關者。我誠有可為。即一事一言之有濟。不敢漠然也。我苟不得為。即祿之天下。列之卿相。不敢安也。聖人之所取于隱如是也。富而能儉。恭而有禮。仁厚而能周物。即先生之天姿已足。雖學亦豈餘事矣。後之學者。試以吾言擬先生。并取所為行狀年譜者而參較之。以隱為稱。莫憾哉。先生諱萬方。字統一。廣蒼其號也。祖某父某。生卒年月日。子某孫某。今子開宗。將以雍正之四年月日。扶先生之柩與段安人合焉。禮也。遂為銘曰。

綠栢森森。暮以白日。曠茲道山。峻堂敞域。有美淑媛。居之且吉。君子同歸。永即爾室。引康成與康成。招右軍其善。既跨地仙之健步。表人瑞之靈質。千秋後其徐按古哲之懿踪。而欽茲靜者之特立。

先賢卜子祠堂碑記

劉蔭樞

蓋聞功德在人者，食報必遠。三代聖王利用前民，本支百世，世守藩封，俎豆弗替，從來久矣。惟我夫子，生衰周之末，聖道晦，異端作，窮而無位，與七十子之徒講誦修明，使先聖之道日星為昭，作法後世，厥功偉哉。故天下泮宮春秋祭祀，外闕里廟貌備物盡倫，錄蔭子孫，廣給祭田，俾守先緒，四配高賢，亦庶其後嗣各祀於鄉，蓋崇德報功，必使其嫡派子孫祀於鄉邑者為親且切也。魏國公卜夫子子夏語稱文學，聞道最深，其先衛人。孔子歿，為魏文侯師，設教西河，廣授生徒，以衍先聖之傳，俾稱有子夏氏之儒者是矣。段干木田子方諸賢，皆其門人，遂因而家焉。記載所傳，約略可觀。而河津縣城西北五里許，曰辛興有塚，一邱相傳為子夏墓。居人多卜姓，歷代封祀，莫可悉考。元末亂離，人民遷徙，卜氏居辛興者凡四門，長留居河東，其三皆涉河而西。一居吾縣西西澤邨，一居縣北干谷邨，二門曰紹者，居縣東河干，自名曰卜家邨。生齒蕃衍，日漸增盛，每歲逢拜掃，曰居河西者皆涉而東，展拜於祠墓之前。康熙某歲，卜氏居卜家邨曰某某等者，相與謀曰：吾祖先賢祠居河東，歲僅一往，半為河津所阻，甯安於心乎？曷即吾邨建祠，爰輸貲貲財，起享堂三楹，門房三楹，週以圍垣，既壯且麗，將繪像而崇祀事，相率問余曰：先賢之祠建於河西可乎？余曰：子誤矣。奚為

而不可。且子知設教之西河為何地乎。先賢為魏文侯師。以文學道德守先待後。當是時。河之內外皆魏地。吾知生徒之執經而請教業而問者。無殊於河東西也。先賢杖屨所游。函丈所布。今無殊於河東西也。吾縣西南四十里曰西河邨。有子夏廟三楹。儒冠儒服遺像存焉。舊邑令左蘿石先生曾葺而新之。水經註稱郟陽有子夏陵。夏陽川瀕河。有子夏石室。世代久遠。記載茫茫。子為宗派。子孫韓原乃西河之地。祠而祀之。又何疑焉。且余昔行役河東。求所謂子與者。過之謁其祠。斷壁頽垣。鞠為茂草。拜其墓。松檜無存。翁仲壅泥河中。邱隴與田畝同體。揖卜氏之奉祀者。與語。伯仲纔兩人耳。河東之衰如此。則河西之建祠。又烏可緩哉。今

天子神明睿哲。接千聖心傳。崇儒重道。視前代有加。如閔氏東野氏張氏周氏。廩博士給祭田。使各祀於其鄉。與四配等。先賢功德。視諸賢不相先後。河東之裔。日以漸弱。倘恩詔有加。將必問於河西矣。是為記。

藤縣知縣王公墓誌銘

王公諱斗機。字仲璚。號雲巖。華陰人。其始遷祖諱端。居華山之麓。西王莊。八傳而至公之祖諱善士。以明經為河南許州同知。生子三人。長五章先生諱毅。公之考也。以明經授鎮沅所司訓。辭不就。耕讀教子孫。敦詩書。崇禮讓。立名族。黨間識者謂王氏

之門其將興乎公妣吳太孺人生二子長斗樞字紫垣歷任江南當塗四川筠連知縣次即公也公秉性介直好古樸不事浮華讀書臺觀探討程朱微言屬志苦索不屑屑於章句舉止方嚴不諧時俗夏文遊言笑不苟學魯公書法筆力蒼勁有神已酉領鄉薦丙辰成進士丁卯授廣西柳州府懷遠縣知縣抵任一年丁父憂歸里除服補廣西梧州府藤縣粵西荒遠苗裔雜居公教以詩書示以禮讓延師儒課農桑比三年藤民服公之教盡革舊俗而公以母憂去位士民悲泣不忍使去立石記之抵家營葬事畢於屋側構書屋三間牀一張書數架古文法帖數榻遨遊於山崖水湄之間勸課後學睦輯鄉里助貧乏解忿爭敦古力行儀型一方人或有所表見官者笑而不應凡十八年泊如也嗚呼人生天地間寄焉耳惟克自樹立有所表見不與草木同朽余與公已酉聯鄉薦丙辰復同榜二十年時獲把臂自後各出仕一方未獲晤面終未

天子西巡余迎駕關門抵其家流連復二十餘日公事親孝與伯兄友愛異常刻其子與伯兄子守禮好學伯兄子文綱癸巳領鄉薦皆公教也敦崇古道動止有法關以內稱詩書禮讓之門如公者可謂慊然無憾者矣至余之齒長公一歲範繫一官羈身萬里之外遠近交遊皆一一先我而去又安得交余之久知余之深如公者

而為余之誌銘哉。嗚呼痛哉。孺人郭氏安定縣教諭禮卿郭公之紀女少端莊明敏。嫻習內則。于歸王公。勤苦家務。早夜經營。不事華飾。事舅姑孝。能得其歡心。相夫子勵志讀書。家緣諸務皆料理有法。不令分其心。妯娌和睦。教諸男女動循禮法。兩隨公任。衣食猶如寒素。勞苦之役皆身親焉。勗公作良吏。以遠大自期。余屢至其家。飲饌皆自理。使婢出入趨走。皆有法度。語言不達戶外。此孺人實跡也。先公二年卒。子三長文綱早逝。次綬廩生。次紱庠生。公卒年七十四歲。今卜葬於邨南祖塋之左。子綬持狀求余誌其行而為之銘。銘曰。

太華之足。河渭之濱。浩氣磅礴。代生偉人。品介玉立。學深經要。砥礪末俗。儀型儼然。兩仕遐荒。食貧飲水。樂道悠悠。誨化鄉里。好逮作配。內助惟賢。嘉言懿績。壽比壤泉。